新中華叢書

四川之行

葛綏成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
使用藝棠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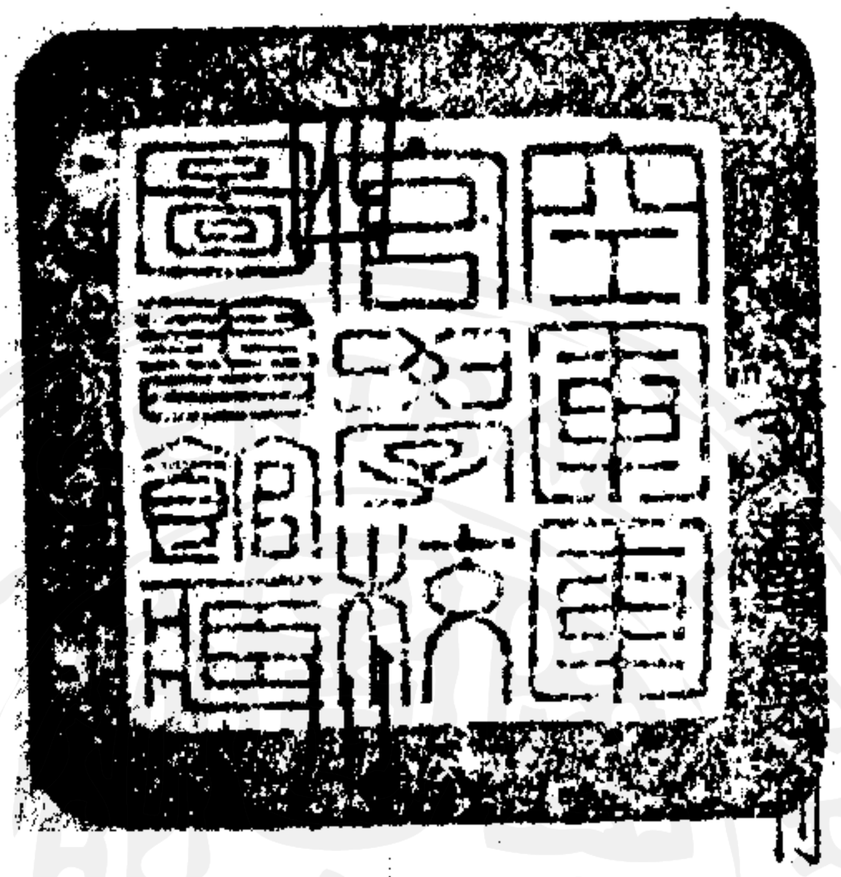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局長王洪鈞題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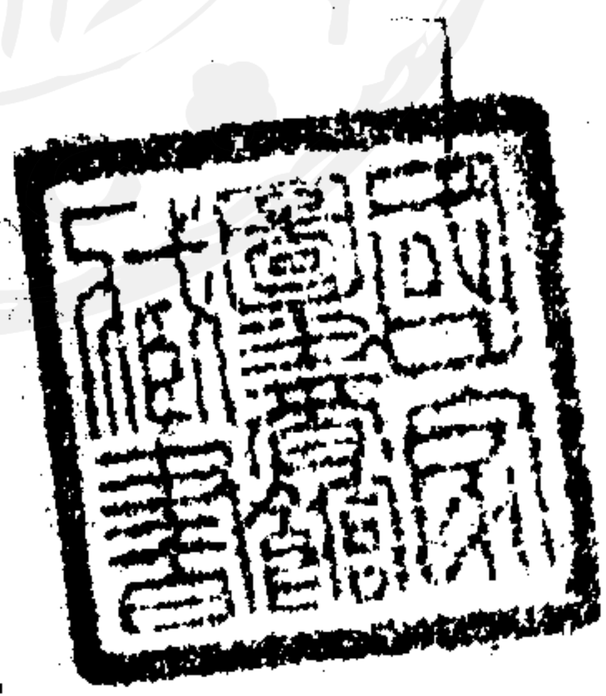
9974

××　　×××　　××
×　　××　　×　　××　　×



新中華叢書之一

葛綏成著



行印之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序

讀了太白的蜀道難的長詩，大家都把四川認爲天府，遠道之人不敢妄存入蜀之念。及讀到放翁的入蜀記的遊記和他許多短詩，才鬆了一口氣，覺得以劍門之險，不妨跨驢而過，這兒也並不是那般難去的地方。近百年來所謂天險，大都被機械文明所克服，輪船，汽車甚至飛機幾乎無往不利，於是乎祕藏在四川的名山大川，古代遺跡，我們也常有機會去領略遊覽，或憑弔了。

去年僚友葛綏成君有四川之行，歸以所作遊記相示，我原是一個熱愛慕四川的人，時時都想去遊一趟，今讀到葛君的文章，慰我飢渴不少，因按期在新中華披露出來，以餉同好。

現新中華叢書發刊，我又特別請劉濟羣女士把她的還鄉記合刊於此。她是四川人對於四川的風景雖從小看慣不足爲奇，着筆處當然不在這一方面，她所記的是四川的人情和適當其時所遇到的內戰時的環境。這是一種難得的經驗，不是平常遊人所可領略的，徒然羨慕四川山水的壯麗，出產的豐富，而認爲是「天府」的人們，這陰慘的一面倒也是非知道不可的。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歌川

國家圖書館
00243041B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四川之行目次

序
四川之行……葛綏成（一）
成都兩週記……劉濟羣（三）
峨嵋山上的景物……許欽文（五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四川之行

葛綏成

中國科學社定於二十二年八月中旬，在四川重慶附近的北碚溫泉公園，舉行第十八次年會。我因四川山水秀麗，物產豐富，值得去遊覽一回；又因年來爲生活所驅使，終日忙於機械式的工作，更覺有暫時改換環境，呼吸新鮮空氣的必要，尤其是我學地理的人，對於這種旅遊的絕好機會，不可輕易放過。所以我此次決計請假參與年會，並順便調查各地的風土人情，爰將蜀遊的印像，拉雜寫在下面，不僅是誌私人的雪泥鴻爪，也可供國人研究地理的參考。

民貴號的平民化

八月四日下午七時，我自上海五馬路外灘四號碼頭，乘江南小輪到浦東老隆碼頭，撥船登民生實業公司的「民貴」號，到時覃厚仁孫懷仁二同學已在船上。我將行李安排在四號房艙後，在甲板上步行一周，此船長二百多呎，廣約四五十呎，吃水七呎五吋，一切設備，都很整潔，單就統艙而言，鋪位透氣，票價低廉，都非普通航行川江各輪可比。說到辦事人如總理盧作孚及本船經理劉潤生二君，都能熱心將事，和藹可親，他們處處留心旅客的利益，更使人欽佩，船名「民貴」，眞是名副其實。

滬漢途中雜記

黃浦江旁，燈光燦爛，明月當空，倒映成影，船頭眺望夜景，優美非常，心境也隨之愉快。上午一時半，鑼聲一響，即解纜離埠，徐徐下航，未幾過吳淞，轉向西北入長江，我因艙內

前面是火爐，下是機器房，溫度達攝氏九十八度，悶熱不能安睡。雖到兩點鐘猶躑躅於二層樓運動場旁，或憑欄看濁流滔滔東去，或傾耳聽輪聲轆轆不停，置身於雄偉境中，聊解暑氣。因連日奔波，精神頗倦，遂於四時返艙，勉强就寢，但終不能睡熟。五日晨六時半起牀，盥洗後，納年會費及雜費。舉目一看，南有福山，北有狼山，夾山對峙，風帆片片，原來已到了南通，也就是所謂沿江第一要衝。下午三時到江陰。江幅突形狹窄，只有一浬，沿岸有第二要塞之「江陰砲臺」，船向天星橋前駛，金焦二山，兀立江中，這便是長江第三門戶。自鎮江以往，直向西駛，六日七點鐘到南京。泊石炭港中興碼頭，以待南京社友上船。又因船中添煤，停留很久，我便和覃孫二君，登岸乘汽車到下關一遊，旋至城內外交部訪友，三時返船。在船中和友人談談南京的建設。五時半西駛，遙看漢陽門外的大無線電臺，高聳雲霄，這要算是世界第三大電臺。再轉向西南行，到安徽境界內，水路漸窄，兩旁蘆葦叢生，臨風飛舞，小鳥往來，鳴聲啁啁啷啷，宛如送我驪歌。下午四點經蕪湖到安慶。安慶東西南三面瀕江，北負丘陵，有塔高聳。再前約五十餘浬，江中有小孤山，附近兩岸，奇峯重疊，壁立千仞，江流浩淼，白浪掀天，所以俗有安慶門之稱。到七時民貴輪請社員西餐，以表歡迎。八日上午三時半停九江江中，因通電報於漢口，到六時始開。下午四時到大冶鐵廠碼頭，起岸參觀熔鐵爐、

造冰廠等，廠內辦事人招待殷勤，並爲詳述事業成敗經過情形，余攜得鐵砂數塊以歸。九日六時到漢口，泊一區二碼頭美最時囤船處，繼乘建設廳小輪到武昌，參觀武漢大學，當時波濤如倒山捲嶺而來，勢極危險，橫渡約四十分鐘，纔到了武昌江邊，屆時武大已預備有三大汽車來迎我們前去，武大在珞珈山下，占地二千餘畝，依山建築，頗爲偉大。我等參觀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食堂、學生宿舍、游泳池及土木工程科實習工廠各部。設備皆甚完美。繼回至江邊，遊黃鶴樓舊址，這裏已建有中西參半的高樓，牆壁上書有：『仰天但使心無愧，處世何須人盡知。』『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大江東去，波濤洗淨古今愁。』等對聯。舉目北望，蛇山山麓的晴川閣和漢陽鐵廠，歷歷在目。旋即乘小輪渡江到漢口，匆匆遊覽市街，即返船上。從北平天津來的社員，均於此處集合，再同西去。

地勢漸西漸高，氣候也漸西漸熱。我自經南京後即將房艙調入官艙，但官艙已告人滿，劉潤生經理，便將他自己的經理室，讓給我住，眞令我感激無既，十日早餐畢，我憑欄觀看江景，憶王勃『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句，確是形容的當。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到沙市，商務繁盛，有小漢口之稱。夜十點到宜昌。並開同樂會於船上，有收音機、有歌曲、有劍舞、有笑話、在寂寞途中，得

了不少興趣。

三峽的險巇　十二日從宜昌西壩起，經大善壩上溯，便是三峽中的西陵峽口，由此西去，斷崖壁立，高峯插雲，重岩疊峯，蜿蜒數十里。到姊歸縣止，爲西陵峽。從姊歸縣經巴東縣，過培石，爲川鄂交界地方。西行到巫山縣，長百餘里，都叫巫峽。山嶺起伏不斷，山勢峻峭，宛如壁立，不可仰視，尤以十二峰爲最。唐李白所謂：『巫山夾青天，巴水流若斯；巴水忽可盡，青天無到時，』實足以表示它的峻險。未幾過灩澦堆，堆在瞿塘峽口，行舟者常以堆之大小，來定瞿塘的險夷，從灩澦堆再行里許，可看見歷史上著名白帝城的大廟，爲劉備托孤之所，可惜現在已荒蕪不堪。更西駛五里許便到奉節縣（夔州），瞿塘峽即止於此。要之，三峽重岩陡峙，波濤洶湧，那噬人的險灘，又復散布其中，使人時而驚悸，時而怪異。那時船員指點我們什麼「牛肝馬肺峽」「神女峯」「八陣圖」，等等的地位。社員都紛紛提照相機攝影。或持望遠鏡來窺全豹，或從甲板上看山間村落的行人，小得像豆一樣；舟行其間，時覺山窮水盡，疑無去路，忽又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柳子厚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其殆爲此境形容。在這樣的環境中，使我整個的心靈，爲之陶醉。所以縱然有時在危險的波濤裏掙扎，但借此欣賞這美景，也是值得，並覺得我們人生也就是這樣的起伏靡定

的。

奉節萬縣酆都三縣三宿　船舶航行川江，因水流險峻，和盜匪關係，夜間不敢行駛。所以夜宿，大都停在都會，或人煙稠密的地方。我們的輪船夜泊於奉節、萬縣、酆都，就是爲此。十二日下午七時到奉節，時雖薄暮，但我等遊興很濃，遂自舟登岸，歷級百餘，始到城下。城牆高踞山巔，和青山綠水互相錯雜，景緻倒很美麗。我們先到鮑超的邸宅（曾國藩部下勇將），惜內駐有軍隊未得參觀，後經奉節縣署至甘后墓，爲甘夫人埋香處，時已昏黑，我等用電筒四照，頗覺寥落。繼參觀市街，特多漂煙社（煙館），且不清潔。後購得數梨而歸。十二時就枕入睡，醒時已動身前進，盥後出看兩岸山陵，多種玉蜀黍和粟等。十時至雲陽縣，對岸山中有桓侯廟，祀漢張飛，廟頗巍峨宏麗；桓侯爲范疆張達所害，攜其首級投奔孫吳，蜀漢先帝率兵親征，卒得桓侯之首級以還；蜀人感其忠義，爲之營葬於此，並立廟祀之。只以輪不停泊，未能一遂瞻眺私願，心殊悵悵！前行過興隆灘，水流頓急，浪花四濺，也是一個險灘。到下午四點抵萬縣，此地在民國十五年曾發生慘案，想國人記憶猶新。萬縣高出海面三百餘尺，於光緒二十八年，開爲商埠。地當水陸通衢，是宜渝間的第一大埠。當時王陵基師長派有專員到船歡迎。我等乘小渡到岸，歷級百餘後，有的坐轎，有的坐人力車，我

和葉善定君徒步，大家到西山公園休息，品茗後，參觀一周，內有運動場、圖書館等，一切設備均佳，聞說：費資已達四五十萬云。後遊萬安大橋，此橋建築費資數十萬，工程頗大。遊畢已萬家燈火，因倚山築城，建築也巍峨，景狀略像香港。旋至王師長公館聚餐，餐畢乘汽車繞市街一周返船，此夜因岸邊嘈雜，頗擾夢寐。十四日船再前行六十里，過大溪口，兩岸亂山重疊，叢林翠竹，掩映山村；又六十里爲石寶寨，高數十丈，周圍不及十丈，風景之佳，可與小孤姥美。再十里到忠州界，江岸有大石筆立，高數十丈，上有古寺，松竹蒼翠，環繞掩映，景緻清幽，相傳明末流寇入川，和女總兵秦良玉大戰於此。流寇敗績，因之保全了忠州。所以陶澍有『忠州女子天下奇，父是秀才夫土司，天生智勇不出世，坐令巾幗慚鬚眉』的詩贊美她。再過白沙沱葫蘆溪到酆都，時已午後六點。船遂停宿於此。我和胡剛復君等上岸登遊酆都山。山高約十里左右，竹木很多。向來我國人有「人死必到酆都」的迷信，我瀏覽閻羅各殿，及山頂的天子殿等，各殿都破碎不堪，既尋不出地獄所在，又見不到閻王的威姿，冷落荒蕪，無甚可觀。因漢朝的王方平及陰長生曾在此山修道，世人便誤會爲陰王，爲之設殿，眞是可笑。我又看各殿的雞爪神，口中多塗有鴉片，（據廟中人說，神有煙癮，凡許願者，都酬以煙，非常靈驗云。）連神都吃起鴉片來，眞可謂滑稽極了。半時遊酆都公園，及市街，園

中布置不差，市街建築亦佳。旋即返船就寢。以上三都市，要算萬縣最佳，餘均呈不景氣之象。

重慶小住　十五日離酆都前駛，兩岸山土都呈赤色，顯出四川的特色。下午五時抵渝（重慶），社員在嘉陵江碼頭磨兒石囤船上，和歡迎者相互舉帽揮巾，以示敬意，旋於軍樂悠揚聲中，換乘「民生」小輪到大溪溝上岸，步行到玻璃廠，飲土產的罐頭，繼乘汽車到巴縣中縣。同寓的爲秉志、陳燕山、沈叔達三君，餐時每人一飯一菜，頗爲清潔。其餘理髮、洗澡等，都很周到，這是要謝謝重慶社友的一片盛意。就中尤其是曾義、何文俊、張精一三君，尤爲熱心誠懇，令人不忘。重慶依山爲城，一切設備，都很繁華，向有小上海之稱。地因嘉陵江和長江所圍繞，面積小，擴充難，所以房租費和上海相彷，甚至像普通理髮等，比上海還要貴（我理一次髮，費八角，而且並不高妙）；至煙煤之多，在舒新城君著的蜀遊心影中已說過。四川幣制很複雜，單就銅幣而言，有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十文，銅元辦（銅元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等種，且各處不能互相通用。此種幣制複雜的情形，在曹亞伯著的遊川日記內已說過，我亦不必多說。城中交通因高低關係，有許多地方不通人力車及汽車，只可乘轎騎馬。十六日上午我和丁佶君等騎馬，到通遠門外浮圖關附近的李家花園，園係票號天順祥主李氏的私產，範圍廣大，竹林茂密，飛閣及涵秋館也清幽可

愛，登高一望，全城在目，下午我到中華書局分局訪祁鶴年君，談談重慶的教育狀況，以及局中書籍的銷售情形。五點（四川鐘點比上海約遲一點鐘）到陶園，應軍長劉湘之宴，川菜可口。那陶園的花木亭樹，參差掩映，實是渝中勝地，十七日晨在川東公立師範，舉行開幕典禮。甚爲隆重，會前將中華書局送社員的國際調查團報告等書分給各人。會畢各人吃四川的特產——豆花兒（豆腐化）一瓶，不獨味甜氣香，而且滋養身體。我勸外邊到四川的人，不可不吃。下午分三處公開演講，使各界注意於科學救國。六時重慶各界在適中公園歡宴，一面飽嘗熱辣的川菜，一面和川人暢敍，我覺得川菜滋味很好，更覺到川人的談鋒敏銳。

民福輪到溫泉公園　社友一百五十餘人於十八日九時，由渝乘民生公司所備的專輪「民福」號溯嘉陵江而上，過小三峽（觀音峽、溫泉峽、曬鼻峽），偉大雖不及大三峽，而秀麗則過之。於下午二時到溫泉公園。當時各招待員率赴囤船迎候，民福輪亦於靜寂狀態中，遲遲下錠，我等各提行篋先後下輪，上山時，對岸禪岩忽起野火，延燒十餘丈，說者謂爲舉火以迎嘉賓，實則天久不雨，偶爾失愼所致，嗣經人撲滅乃熄。

整潔的宿舍和會場　宿舍和會場都設在溫泉公園內，公園前臨嘉陵江，後接縉雲山，茂林

修竹，奇葩異卉，風景極佳。我等抵園時，由年會招待員引導赴會食堂，盥洗、茶會後，各往宿舍休憩。宿舍散在各處，分爲農莊（住女社員），數帆樓（住攜有眷屬的），花好樓、磬室、琴廬等，環境幽靜，使人頓生塵外之感。每房都由招待委員會添設鮮花花瓶，每處客廳，都懸有峽區（小三峽）各種照片，房內不特清潔而且很合用。我和秉農山、王虎梁、胡剛復、胡博淵、胡先驌、劉蓼錫、李振翩七人住在琴廬，隨時互談，亦頗自得。至於會場，建在淺綠草坪上，前望禪岩，高聳入雲，後倚槐道，叢綠通幽，左旁小湖，泉聲潺潺，右假池塘，碧水漾漾，場係天幕式，用篾席搭造，四周圍以白布，編成菱形格子，場口紮五色布牌坊兩層，場內分兩欄，一爲會議廳，排列桌椅約二百餘座，講演臺前綴以各布匹及綢紙花飾，臺後背景係用松枝紮成圖案，望之幽綠深邃；中懸總理遺像，及黨國旗，形式頗爲嚴整。一爲會食堂，中陳桌三行，後懸大布帷，上面寫着將來三峽（小三峽）的種種計畫。字裏行間充滿了雄偉的氣概。全場因色彩配置適當，竹棚和淺草交翠，白布和綠葉相映，雖在烈日之下，也甚覺涼快，誠是開學術會的絕好地方。下午便在這裏開社務會議，所議爲會務、會計及各方面之報告和討論。

縉雲山一瞥　十九日晨由溫泉公園動身登縉雲山，當時我們一律乘坐招待委員所備的

滑竿代步，（製作甚簡單，只用二根長竹竿，兩端縛以橫檔，以便轎夫肩扛，竿中間人坐的地方，用繩聯結，或橫聯幾根竹片。）共二百乘，分二十組，每組有勤務一名，任指揮及管理之責，一路聯線而行，蜿蜒如蛇，長約二里，煞是可觀。據說：這次我們的登覽，爲縉雲山第一次的盛況。我乘滑竿里許，下來，登飛來閣俯瞰公園全景，由飛來閣迤邐而上，入深谷，岩石多火成岩，到半山登紹隆寺，約三里許。入口有『雖設常關』的橫匾，『山如碧玉水如黛，雲在青天月在松，』的對聯。休息片刻，更沿溪行，穿松林，聽松濤。沿路多植黃梔和桐樹，旋抵山頂，森林愈加葱鬱，山徑更形彎曲，幾經迴繞，方達縉雲寺，約六里許。門前牌坊有明萬曆所書的『縉雲勝景』四字，寺內設有漢藏教理院。它的主義看所懸的對聯：『聖教宏宣，是吳越一家朕兆；英才合育，究佛儒兩氏眞詮，』就可明瞭。簡單點說：就是溝通漢藏的最好文化機關。我在寺和何德奎袁晠諸君，略飲罐頭後，又出發登獅子峯，穿古寨，上極巔，舉目遠眺，嘉陵江宛如長帶，附近村落，酷肖彈丸。我攝取數影後，即返寺午膳。餐後即在此舉行社務會議，開會的節目爲選舉、理事會提案、討論感謝招待年會各機關辦法及臨時提案等。會畢已三點，遂乘滑竿另道下山。休息片時，余即和丁燮林周仁諸君就浴溫泉（浴池有深淺各一，面積頗大，有浴衣一百套，男女同浴），精神爲之一快，晚飯後，各社員略事休息，又

在淺草坪會場舉行社員交誼會，同時招待委員會各職員亦參加在內，遊藝，有崑曲、魔術、笑話等，全日碌碌上下於縉雲山，到此時大家濟濟一堂共同娛樂，得以稍弛疲勞了。

北碚及其附近的新氣象　二十日上午宣讀論文，只讀十餘篇而時已達十二點鐘，不得已將其餘二十餘篇，予以保留，亟行上輪啓棹下駛至北碚，到時北碚團船上先有峽防局長盧作孚、熊明甫二君，率領各機關人員迎候。登岸赴民衆俱樂部茶點休息，沿途紮有歡迎彩坊四座，不特精美，而且標語新穎。旋分組出發參觀民衆教育辦事處，嘉陵江日報社及地方醫院，各處辦事人員都很認眞，氣象蓬勃。我們經過的街道，非常清潔。繼穿人和路到新營房，牆壁上有「忠實地做人，誠懇地對人」字樣。北碚各機關即在新營房第一進，歡讌社員。屋頂飾以各色綯紙條花，屋的三面都貼歡迎標語，一面竹籬，雖粗柱茅屋，結構不精；然以佈置得宜，也殊錯落有致，別具風格。餐桌鋪有白紙，以花瓣樹葉聯綴成「愈艱難愈奮鬥」「愈窮困愈努力」「愈失敗愈決心」等語。我們看了這些標語，就可明瞭他們的精神。南瓜烘飯，佐以蔬餚一碟，各人分食，略帶鄉村風味，頗合於衞生。此種讌客辦法，在全中國可謂別開生面。飯後分組出發參觀平民公園，三峽工廠及農村銀行等。平民公園山頂爲中國西部科學院，院分生物、理化、農林、地質四研究所，又附設博物館、

圖書館、及兼善學校。就中生物研究所的動植物標本及動物院；地質研究所的煤鑛陳列室，博物館的歷史古器及各標本，尤爲精美。在這樣的環境中而來研究實用科學，當然比較容易進步。到下午三時，一部份社友返溫泉公園，我等三十餘人又乘「民約」輪赴乾洞子，參觀用水電的洪濟冰廠。旋至白廟子，參觀用蒸氣發動機的嘉陵煤球廠，旋又乘滑竿至北川鐵路，此路係民國十七年開工，十九年完成三十里，資本五十萬。我等到達時，由北川鐵路公司特備專車，供給我們遊覽沿途風景，並參觀煤坑，煤多係由斷層而生。七時天已昏黑，而身體也很疲倦，遂聯袂下山乘船折返溫泉公園。二十一日動身回渝，下午在永年春宴會，共話數日來的觀感，非常愉快！

成渝道上　我等社員男女共七十七人，於二十二日晨四時，各整好行李，六時分乘四輛大汽車，取道東大道的新路，出發赴成都。此路係三合土，廣闊整齊。經浮閣關（是重慶的險要地），來鳳驛，到永川縣（約一五〇里）。沿途除低山外，多種高粱和稻，風吹成浪，宛如一片黃金。從永川到榮昌縣（一二〇里），沿途多桐樹，所以桐油產得很多。更前行經燒酒房鎮，人煙稠密，出產泥金（由宜興二字訛出）陶器最著名。各種店舖門前置高桌椅一式，店員高坐其上，以待主顧。我想這種老爺式的招徠，似宜改良。更前行便是隆昌縣（一〇五里），以夏布出名。從隆昌經椑

木鎮到內江縣（一二〇里），沿途多白甘蔗，宛如在熱帶一樣。我等未到內江縣城，縣長和其他團體，已在郊外歡迎，我等隨歡迎員入城，寓沱江公學，時已五點。休息後我至市街一遊。此地多糖產（因產蔗故），並開有鹽井數處，眞是一個富裕的地方。晚間卽在此校應各界之宴，就中糖食，頗爲適口。餐後打鋪而臥，也尙安適。次日晨由內江出發，沿途甘蔗更多，望之蔚然成林。到球溪鎮，鎮瀕沱江，這就是禹貢所說的「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我等休息後，把汽車用人力車從高低不平的石堦上，逐漸拖到小渡船內，渡過沱江再行，頗引起我去年至陝西，汽車渡過渭水及涇水時的回憶，惟今番更感困難而已。再前駛過資中（卽資州由內江到此九十里）、資陽（由資中至此一四三里）、簡陽（簡州，由資陽至此一〇〇里）諸縣，沿途多紅薯、花生、甘蔗等。前駛九十里許，曲折而上龍泉山，山係成都東門的鎖鑰（距成都約四十餘里）這一帶到處是山，然亦多可耕之田。田分水田、壩田。阡陌縱橫，甚爲整齊。我等在頂上，下車休息，舉目俯視四週風景，令人胸襟開拓，精神一爽。旋又曲折下山，因有一汽車在山腰損壞不能開駛，我等先行，以便至成都時設法派車來接。六時到成都東門外的沙河舖關帝廟，斯時省會公安局派有保安隊一隊，分佈道旁維持秩序，二十八軍派有軍樂隊一隊，前來歡迎。此外二十一軍二十軍以及各廳各教育團體等，都

有代表派來。團體數達四十餘，有的散發歡迎單，有的手執歡迎旗。人數達千餘，我等和各歡迎的代表逐一握手爲禮，一時軍樂大作，沿途軍警，也各舉槍爲禮，於熱鬧之中，氣象極爲嚴肅。當時由一部分歡迎者，引導我等入關帝廟內休息，並進茶點。未幾，即由華西大學事務主任孟體廉君起立，略致歡迎詞，並依據劃到簿上之歡迎者姓名，向我等逐一介紹，後該校校長張凌君，軍政界代表黃華牧君，教育界代表周太玄君，民衆團體江子齊君等相繼致詞，表示歡迎。並望社員以科學來改造四川。末由社員秉志代表等答詞，以謝各團體，並願以考查所得，貢獻於川省當局，以資改進。時到七時，天氣還是非常炎熱，賓主遂各乘原備汽車，離開關帝廟，向城中開駛，當時泥沙飛舞，滿身灰塵，好像身在北平。我等隨歡迎員乘車繞成都街道一週，旋到南門外里許的華西大學下榻。

成都覽勝　成都在平原的中央，沃野千里，是四川頂肥腴的地方。因名產有錦緞和環城有錦江，（岷江到成都，水清瑩，可濯錦，因名。）所以也稱錦城。又因多芙蓉，又叫蓉城，是滬蓉航空站的終點。我們誦『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的詩，就可曉得這地方向來是很繁華富麗的。現在人口約七八十萬，是中國西部文化的中心地。二十

四日晨早餐後，我等乘汽車出發參觀各名勝。當時我一面貪看三合土的街道廣闊而平坦，建築偉大而整齊；一面心中想年來成都常受戰事蹂躪，而現在仍舊看不出有半點荒落，眞是「天府之國」的精粹地。我等先到東門外的郊外第一公園，參觀望江樓，樓以臨錦江而得名，就是白居易所謂『望江樓上臨江望。東西南北水茫茫』是。我等登樓飲茶，看前面自然的風光，覺得非常清雅。旋即下樓散步附近，修竹茂林，園亭曲折，什麼酒肆、茶館、書攤都有。樓左有薛濤井，薛濤爲唐時成都人，有姿色，工詩翰，被人所誘，遂淪入青樓，度其迎來送往之生活，得西川節度使韋南康之寵，濤名益噪。相傳薛濤汲井水拭墨寫新箋，名貴精巧，頗爲當時人所稱道。井後有亭，亭內有『石碑多豔跡，江水起哀聲。』『獨坐黃昏誰是伴，怎教紅粉不成灰。』等對聯。我購了薛濤像一張，和其他字碑數張，很懷疑這像和許多遺跡是後代風流人所揑造的。並可憐薛濤的身世，更可憐現在和她處境相同的人們！十時到文殊院，院宇偉大，叢林竹樹，幽靜異常。樓上藏有南藏北藏等經很多，是研究佛教的善地。旁列各種佛像，內有挑綫佛像一幅，髮繡觀音一尊，塔形心經一幅，都是精巧的藝術品。又懸有關雲長、張飛、劉備像三大軸，畫工精美，栩栩欲生，令人凜然而生敬念。十一時到南門外青羊宮，是唐時所建的老子廟，相傳老子牽青羊過此，廟基寬敞，樹木蒼翠，中有青銅

羊二，我在旁自攝一影。寺連二仙庵道院，相傳清聖祖乾隆年間，蜀使者某微行郊野，至此地遇二黃冠與談玄旨，妙契神理。語畢，冉冉仙去。蜀使奏勅於此地，建大禪林，頒御製丹台碧桐扁額，俗間却以呂韓二仙目之，則未究其原。我等在院內，吃道士所製的飯袋，味香而脆，頗爲可口。下午一時到武侯祠，寺祀諸葛亮及劉、關、張三氏。門前有『二兩酬三顧，一對足千秋』『勤王事大好兒孫三世忠臣史筆猶褒陳庶子，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墨痕同濺岳將軍』等對聯。古柏蒼鬱，高可參天。杜甫所謂『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宮城外柏森森』就是指此。祠的西邊爲漢昭烈陵墓，大約五十公尺，氣象也很雄偉。二時到草堂寺，寺係唐杜甫隱居的所在。他晚年窮愁抑鬱，甚不得志，便在這裏築個草堂，飲酒賦詩，聊以自解。現堂中正楹奉杜公，旁配以黃山谷陸放翁。扁額上寫着「詩中三傑。」我在這裏購畫像碑帖數幀，以資紀念。祠側有浣花夫人祠，垂楊流水，風景秀麗。旋返華西大學，應華大讌會，於飢腸轆轆時，一嘗美餚，更覺津津有味。午後公共演講，我獨乘人力車至中華書局訪李秋帆君，談談成都十餘中學的教育和小學狀況及其他種種。並得悉中華教科書在二十一軍戍區審定通行的有二十六種。此時憶及在滬時劉舫女士交有日用品一包，囑轉交鄒佛清女士，送到中市街一行。晚赴各團體讌於共立中校。賓主互談，盡歡而散。

二十五日晨參觀各學校及成都興業水力發電廠，係利用府河水量，其馬力爲五百馬達，如經濟充足，大有發展的希望。午後一點鐘赴國立四川大學午宴，川大在皇城內，城係明朝所建，現在只留前面一小部分。餐室在大廳上，我們正在觥籌交錯，賓主歡宴的時候，忽然地動桌傾，屋樑牆壁作喀喀響，大家不知道出了甚麼亂子？紛紛向屋外跑，那時屋外土地亦動，大家才知道是地震。所幸還是餘波，不久仍就座續飲，於歡宴時忽逢這樣的現象，也是很可紀念的事情。三時舉行公開演講，以示提倡科學。六時赴俞園二十一軍軍長劉湘宴會，並有成都的曾璠齋、陳孟孚、劉豫成、方鵬叟等五老人作陪，他們都是當地的耆碩，身體猶健，飯量同壯年一樣，這豈不是受山川的鍾毓麼？七時返華大，聽歡送我們的東方絃樂隊。就中以吳錫紋君的上山獨唱及英人何美楨女士的 Introduction Drendo 提琴獨奏，尤爲嫋嫋動人。

新都的風光和廣漢的建設　二十六日晨六時，我等乘大汽車三輛，過昭覺寺旁，到新都縣，縣城距成都四十里，成長方形，居民約七八千。我等先看保光寺，寺係唐時所建，它的圍牆，周達數里，好像一個大村莊。前殿後有無垢塔一座，高插雲霄。又有羅漢五百尊，塑法和着色，各不相同，精巧異常，就中有一個是康熙像。寺內房屋極多，而且極幽靜，可說是僧人修養的佳地，反覺自己年

來爲生活所鞭策，欲求安靜一月而不可得，更談不到像這裏和尚的幽閒自在。旋遊新都公園，就是明朝狀元楊叔庵讀書的地方，叔庵於湖畔，栽桂花數百株，所以也叫桂湖。現在桂樹成行，遍地都是，有大至合抱者，每當桂花開時香聞數十里。此時雖距開花時還早，我們未得飽嗅香氣，但看湖中（約三十餘畝）的荷花亭亭玉立，葉上滿載露珠，和桂樹相映成趣，也深足讚賞。我們參觀楊柳樓、觀稼臺、圖書館、及香花街（因兩旁桂花香而得名）等後，休息於大花廳。因成都出發很早，未曾早餐，所以駐在這裏的陳靜珊師長（隸鄧錫侯）設早餐於此。壁上懸有歌頌楊叔庵的對聯很多。餐後瀏覽市街，有米糧、布疋、棧房、雜貨等店。此日文廟，陳列各樂器奏樂，係預習明日祭孔禮節。樂聲悠揚，典禮非常隆重。旋即出發至廣漢縣（漢州）沿途稻作等，豐茂不讓江南，車中和川友談談這裏的狀況，據說每個農人有一元的米，就可過一月，生活程度雖低，但日用品等却很昂貴，農村經濟實是一大問題云。下午一時到廣漢縣，縣距新都七十里，此路爲由成都到西安的大路。我們息在廣漢公園，園大約九十餘畝。佈置也佳，聞係由犯人罰款所建。城內居民二萬餘（全縣約四十萬）街道清潔（三合土做成）人民亦陶然自得。二時由羅縣長引導參觀地方醫院，院中不收醫費，只略收藥費，平民得益良多。繼參觀女子鄉村師範，校舍整潔，學生也活潑溫

厚。旋又參觀第一平民公廠及第二平民公廠，廠係城隍殿所改建，對於向稱鬼世界的四川，這裏居然把佛殿打倒，從事工業的建設，可見當局辦事的熱忱了。三時返廣漢公園，陳師長設宴招待，軍樂悠揚，賓主盛極一時。五時依原道返成都，不料我等所乘的一輛汽車，在路拋錨（損毀之謂）三次，余坐在車後，震動劇烈，假使手足不用勁撐持，必致腦殼破裂，體無完膚。遲到六時始達成都俞周。應楊森、田頌堯、鄧錫侯、劉存厚四軍長之宴，到時大家已在宴中（因除我等所坐一輛汽車外，餘均已早到。）並特演道地的川劇供我們觀賞。演員係巴巴票友（男女均有），在成都負有盛名，且不常演，所以宴會中，除我們社員外，那軍人領袖的家庭，富豪的子女，參加的不少，其盛況不言可知。旋由田軍長演說，繼由社員答辭，盡興而返華大。返時城門已關，交涉後始通過。此日余疲倦已極，洗浴後立即就寢。

失望後的巡閱　二十七日原定出發赴灌縣，參觀向稱爲世界著名的水利事業。不料此日大雨傾盆，致道路泥濘，大家遂終止。我平素注重研究，在可能範圍內，總想出去觀察。今晨既不能出發，所以心中大爲失望。我個人不得已乘人力車（成都重慶人力車價均廉）到成都最繁盛的市街，——春熙路以及其他去遊玩，向書店購得四川都江堰灌溉區域及水量之分配調節述

要，四川灌縣都江堰灌溉區域圖說，四川都江堰水道全道等書一大包，並川報，新中國日報二份（此外尚有社會日報、國民公報等，）以及著名的緞被等。後來途中遇着何文俊君，他請我到一小菜館吃川點，我走到菜館門前，看見懸有「開堂」的牌子，始知道這館子已經開始營業了。我又問何君，館子若不營業時，那牌上寫着什麼字？他說：寫着「畢」字，我想這種辦法，倒也確當。點心味既可口，價也低廉。旋天晴我等又乘人力車到少城公園遊歷，園地約十餘畝，有茶館、體育場、圖書館、通俗教育館等，就中茶館的座客擁擠得很。我數日來看見四川各地的公園，多有茶館，而茶館不論何日，總是熙熙攘攘，高朋滿座，我懷疑四川人爲什麼天天這樣的清閒？因明日急要離開我很留戀的成都，所以匆匆返華西大學料理一切。返後，並仔細參觀華大一週，校係加拿大教會設立，佔地很廣，什麼博物館、健身房、牙科室、解剖室、圖書館等，分散各處，建築倍極華麗。校內道路交錯，道旁叢綠成蔭。廣闊的空地，綠草如茵。像這樣的大學，在國內殊不多見，尤其是牙科的專精，解剖室的人體和各種動物以及博物館的古物，均便我永遠留着好的印象。

岷江風景和船中飽餐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全社員步行到成都錦江（即岷江）碼頭。乘帆船六艘，沿江南下，約七里看見四川兵工廠造藥處，建築尚佳。從此前航，閒看兩岸，有的是赤色，

山上滿佈着青翠竹林，有的是低平的良田，滿栽着玉蜀黍等物，風景比江南尤佳。我等泛舟其間，宛如身在仙源。一時許，我們在船內中餐，只有荳腐、黃瓜和白飯，大家促膝盤坐，狼吞虎嚥，飯量反比平日要加二倍，甚至連飯湯水都吃得精光，吃後，大家也還談得津津有味。沿岸人民多利用水流速力設水車，以灌田禾。製法係紮竹木爲平圓形，再聯其二爲輪，輪厚約二尺，徑則以水流速力的緩急和需力的大小而定。輪周每二尺許，橫束木板一枚，藉以阻水波。又於這阻力板，再斜束竹管一枝，管端一通一塞，通口向河的下流，輪以上流水力推而下轉，管過水面，水遂滿注於中，隨輪而上。過輪頂水平綫，管口向下，水乃倒出。其下承以水道，而注於田，這確是灌溉最好的法子。下午四時到江口鎮，帆檣蔽江，房屋櫛比，頗爲鬧熱。再前進到彭山縣，彭山俗傳爲彭祖故里，我們上岸小息，即返船而在此過夜。二十九日四時再向前行，沿途多受嚴密檢查。假使我們沒有護照，那眞不知要受多少的懊惱。是日天氣炎熱，山子（即蟬之俗稱）狂唱，大有『船爲金甑日如釜，扇破蒲葵風不涼』之概。我和胡博淵、胡剛復二君，因悶坐不過，遂到船頭撐竿搖槳，權過舟子生活，倒也有趣。先後經過三蘇故里的眉縣和以浮橋（有四十餘艘船而成）著名的青神縣，下午六時到了樂山縣（嘉定），由羅縣長和金公安局長，在公園設夜宴招待。宴後參觀市街一周，返船。

到峨眉途中及其秀景　樂山適當岷江及大渡河的會口，城周二十里，居民十五萬，市況頗佳，不過正當二劉（劉湘、劉文輝）戰爭三四日之後，元氣未復，人心未定，因之三十日晨，社員有十餘人不敢冒險到峨眉山，留在船上擬返重慶。其餘社員，却勇氣勃勃，咸以爲來此不易，何況峨眉山，向稱爲天下奇峯，怎可不去一遊呢？所以此日晨我們乘人力車由東門出北門，沿途所見的，有劉公堤，華興絲廠及孤兒院等，並見沿岷江岸，戰壕累累，又不知費了多少人的血汗和金錢，說起來多麼傷心！至夾江縣中飯，縣長等招待頗殷。下午七時於大雨淋漓的晦黑途中，到了無政府狀態的峨眉縣（因離戰事未久），寓破舊的小學校內。旋我和周仁，胡剛復二君到街去吃點心，並購草鞋，以便明日上峨眉山之用。返校就寢，因適在軍興之後，謠言很多，未能安睡。三十一日晨，天又下雨，我們鼓勇乘滑竿出南門，過儒林橋，行蠟樹林中約五里，到了聖積寺，有銅塔，係明萬曆所造，高約二丈，四圍鑄有四百七十尊佛像以及華嚴經，又有七八千斤重的銅鐘，上面題錄殆遍。向方丈購得御題天下大峨眉山勝景全圖一幅，再前行過光寒圓來二橋和保寧寺，至報國寺一息。寺門前懸有『報國立何功，惟仗暮鼓晨鐘，敲醒古今來爭名射利；寺僧了所悟，長此看經誦佛，祝塵世上甘雨和風』的對聯。前殿爲彌陀釋迦牟尼殿。中殿爲七佛，最後爲普翼佛，上有藏經樓，

建築頗偉大，現駐有軍隊。旋前行向右轉，過虎溪橋到伏虎寺，據說此地從前多患虎，因建寺來鎮壓云。寺很寬敞，我向方丈購得四川大峨眉山勝景全圖一幅及峨眉山志四本。從此上行，峭壁危立，如登天梯，山間水聲，琤琮可聽。到無量殿，危磴直上百餘步，叫做解脫坡，說是登山的人，從此解脫塵緣的意思。再上行，經華嚴寺純陽殿到萬福橋，有郭青螺寫的『靈陵太妙之天』六大字。其旁有神水閣，神水出亂石間，清冽而甘，相傳五代時智者大師入定於此。復行至歌鳳臺，有楚狂陸通遺跡。沿山更下，經中峯寺。上高坡至龍昇崗，循崗下行，峯迴路轉，入廣福寺，於叢林中，聽琤琮澎湃聲，景象雄壯。出林，至雙飛橋，俯視雙峽東兩溪，飛注鬬捷，若不相下，怪石斑斕，也和水勢爭奇。旋經白龍洞、金龍寺、靈宮樓而入萬年寺，寺係宋時所建，凡三重，初毘盧殿中磚殿，上新殿，磚殿普翼乘大象，範銅所製，工作很精，我們陸續在此中餐。因各人身體強弱不同，有的願再上行，有的願在此宿，於是行止隨各人之便，但歸期定在十月二日必須在樂山集合。我和劉恩蘭女士及胡博淵李永振諸君，出殿曲折登觀心坡，坡勢陡折，下望好像天梯一樣。小憩，循山脊直上過羊腸的險道，下臨深壑，輒有奇峯突現眼前，到山半的息心所，經長老坪，至初殿，時天已微黑，而周榕仙君已先在這裏，我擬繼續上行至華嚴頂，但大家以為山深林密，道途崎嶇，加以身體疲倦，恐力不能繼，還

在這裏過夜。這幾日來我很欽佩劉恩蘭女士的遊山勇氣，她是金陵大學地理教授，可算是我的同志。大多數男女們都在萬年寺停宿，而她却繼續前進，手提照相機，背負麻袋和石塊，途中遇岩石，便用鐵鎚敲下來，和我研究這是什麼什麼。身體毫無倦容，我又要說一句地理語，恐怕她因爲是山東人，她的體格堅强，和山東地理環境不無關係吧？那葉善定、胡剛復二君及張瑞珍女士，均已先我們前行，決心到峨眉山頂——金頂，我尤佩服他們的毅力！我們在初殿晚餐，素菜甚佳，和尚招待也極週到，後至殿門外，看明月，聽獸聲，胸中俗念，洗滌殆盡。後馬心儀女士（她是燕京大學生物教授，身體亦强健。）和胡先驌君等趕到這裏宿。夜間天氣很寒，和山脚不同，我們穿絨衫，蓋棉被，烘火爐，猶覺寒冷。二日晨起，早餐後，一部分人因身體和時間關係，依原道返峨眉縣。我和劉、胡、李、數人，仍繼續上行，至華嚴頂。俯視各地，都像海浪一樣，這就是俗人所說的「雲海」。殿爲康熙時所造，前懸有『華夏此稱靈，問誰歷歷不忘，記取山前半輪月；嚴楞猶欲聽，願我年年得到，踏穿天上萬重雲。』的對聯。攝一影後，即別華嚴頂，下行九十九拐（約二千餘步），石磴曲折，下臨深壑，目眩心悸。路旁森林葱鬱，野花嬌豔，我們在力竭氣喘，滿身溼汗時，却能欣賞這樣的大自然以自慰，也可自豪了。我們走路非常小心，因爲稍一不愼，即有失足千古之恨。經遇仙寺，購得峨

眉名產——龍杖一根。前行到了九老洞，由方丈在寺後山中叫喚野猿給我們看。我聽方丈滿口叫喚「猩兒，」「來，」「猩兒，」「來。」不久，果有許多猿子來了。老的、壯的、小的都有，或坐在岩上，或坐在樹枝上，或互相玩弄，種種怪狀，煞是好看。據方丈云，有時不易叫來，今日叫到，眞是諸位眼福不淺。並說叫來時，諸位不可去擾動它們，如擾動它們，它們很合羣，定要出亂子的。飲茗後，我和劉君互攝坐背子（專背人或零瑣物件）的影各一幅。旋即下行到洪椿坪中餐，遇着由峨眉縣出發到此攝影的冷伯符君，他是個重慶著名的攝影家，此次對於社員招待也很周到。嗣經牛心寺，再前有鐵索橋，風景頗佳。繼乘滑竿到聖積寺一息，循原道返峨眉縣居宿。

峨嵋樂途中所見　數日來看大城市，非常繁華，山水非常秀麗。但一看民間狀況，眞令人不忍說出。年來因兵匪驟增，雅片遍種，旱災迭現，苛稅重重，四川的人民，遂由「天府」而入「地獄。」最可悲的，是雅片之害，像峨眉縣一帶居民，多面黃肌瘦，尤其是苦力。想這裏吃雅片的人，恐怕比鄭都奉節等縣還要厲害，中央政府如不及早設法，則民族前途，不堪設想。二日上午我們離峨眉縣，乘滑竿出東門，沿途多兵。擡我們的轎夫，大半是癮君子——煙鬼。他們到了十一點的時候，流着涕唾，毫無精神，他們的踩左——左，踩右——右的聲音，也柔弱得很。（轎夫在前的，看前面有擔

子子滑竿來，便先決定自己所欲走的一邊，如走左邊卽喊踩左，那在後的轎夫，也跟着叫左。）經鎭子場時，他們每人各化二三個銅子，一榻橫陳，大吸一下，起行時，精神頓增，他們又大談各人的故事。便迅速地到了蘇稽場中餐。唐朝蘇頲曾謫居於此地，後人在山上建了一個東坡亭，遂訛爲東坡稽古處了。市街鬧熱，居民也多。旋乘大船沿大渡河南行，船中和川人互談各地生活狀況及樂山的蠟產生的經過，甚歡。及將到樂山時，就看見大佛寺，寺旁，臨江的小山，塑成一大佛，長約數丈，又當大渡河的要衝，流水洶湧。極爲雄偉。夜泊樂山，應樂山各界之讌會。

二日提心吊膽過匪區　日前曾由樂山縣長拍電至重慶民生公司，請派小「民有」小輪，果到樂山，我等喜出望外。不料「民有」輪停在樂山，潮流忽落，致擱淺不能行。不得已三日晨，換乘大鹽船沿岷江而下。但此去須經過著名的匪區。此區故大家提心吊膽，不敢冒險，幸而適有數隻載軍火到渝的大木船，有一連多的兵，備各種槍械，他們保護自己軍火外，又負着保護我們的責任，使我們所乘的數艘船，行在前一面，若一遇匪患，則退在中間，以便保護。約四十里經道士罐，灘多流急，眞是所謂『惶恐灘頭說惶恐。』一點鐘，經健爲縣、麻柳場、周波場到泥溪，兩岸多矮山叢林。這一段就是所謂匪區。匪徒都有軍械和經驗，或許

也是從前的軍隊。我們在這區行駛，多在船中，對於婦女，尤切關照。此夜泊在泥溪，心殊恐懼。泥溪產茶，運銷西康和西藏不少。四日由泥溪出發，十二時到宜賓（叙州），恐懼之心始釋，宜賓在岷江與金沙江（金沙江會岷江後，即稱爲揚子江）的會合處，是川省和雲南交通貿易的重要地。我拾級登岸（約五十尺），上街買梨及新核桃後匆匆返船。

由宜賓到重慶　四日下午二時換乘「民福」輪，沿長江東駛，經南溪縣，沿岸的山地多赤色砂岩，或係多含酸化鐵所致。六時到瀘縣（瀘州），船遂停宿江中。瀘縣居沱江和長江的會合處，當滇黔兩省的咽喉。我和姚次仲君，及劉恩蘭女士到大東大街、三牌坊、北北路，參觀一下。市街廣闊，建築也多新式，繁盛凌駕宜賓。樂山而次於重慶。後來至愛人堂，買了四川馳名的香花酒數瓶，以及攤上的新鮮桂圓數枚，攜歸船中閒食。五日晨四點開船，經過合江縣江津縣，沿岸多橘樹，是柑橘著名的產地，途中被後來的「華光」輪一衝，稍受震動，雖未釀禍，而船員已飽受虛驚。下午一點半到貓兒峽，有石灰窰及煤坑，三時許我和李永振君，遂實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的主義，飲後覺得香花酒，眞是名不虛傳。四點達重慶，寓公園路青年會，會中設備完全而清潔，六日上午我因所攜的軟片，都已照完，乃到照相館購矮克發四寸軟片三打。每打洋五元，幾比上海要

貴二元，眞不知其所以然。後訪祁鶴年君，下午遊覽市街，作最後一次的視察，夜間和唐鉞君到一圓戲館看川戲。價頗廉，最好的堂廳只三角，腔多梆子，興盡返寓。

和重慶告別　七日上午，整理行裝。下午原仁懷新和孫周二君來訪，並邀我到中央公園一遊，又贈我川點數件，我欣幸船中果腹有物，但一念大家感情很好，一旦分離，却好像失去了什麼東西似的。旋我即赴永年春，應重慶各財政機關的夜讌，只得互祝前途順利和健康罷了！宴後，返寓已十一時，即乘轎到朝天門，候一小時，坐「民憲」輪，因起貨及裝貨關係，喧擾至八日清晨還不休，所以這一夜簡直未能安睡。到七點才開船，於是我們便離別了四川最摩登的重慶了。

歸途記略　八日因開船太遲，而此夜必須在萬縣碇泊，所以輪船加足馬力，比平常要大三倍，乘勢猛駛，浪花四濺，到萬縣已萬家燈火。所幸沒有出了亂子，大家於恐怖之餘，顯出非常的愉快。九日四時半開船，下午六時到宜昌。緝私員的檢查，凶猛無比，我和胡博淵周仁君等乘小渡到宜昌市街一遊，就中以通惠街爲最繁盛，我購得行川必要圖考二本，周君購得小木船一艘而返。十日晨開船未半時，而船擱淺於流沙（俗呼神沙）中，繞行四次，竟駛不出通路，後得海關小船的指導，才出了險。十一日晨開船，我踞坐船頭，領略勝景，八時過城陵機，六時宿漢口。我包一人力

車，約定三點鐘，環遊漢口各大市街，並至中華分局一行，購得漢口市圖一幅而歸，十二時開船。十二日經湖口、小孤山、黃石港等處，水花高濺船欄，狂風猛吹船頭，致船身動搖甚劇。各人加着衣服後，或看書、或談笑、或着棋、或睡眠，以示鎮靜。十三日上午十時到南京，船停六時。我和王季梁、胡剛復、李永振三君，上岸到下關，參觀輪渡建築。旋包一汽車經中山路到中山陵。陵在明陵的西邊，陵前有石碑坊一座，上面寫着『博愛』二字，坊後有一二里長，四五丈寬的洋灰甬道，三百餘石級，中有碑亭一座，最後是享殿，殿後是陵墓。兩旁都是草地，四周圍牆，氣象非常宏偉，就是美國華盛頓陵墓，也比不上這樣偉大。繼參觀譚延闓墓，陳列室有于右任寫的『抱武侯兩句話，爲民國一完人』的對聯。此墓佈置，以幽雅勝。又到靈谷寺，蒙社員劉夢錫君（他是總理陵墓工程師）引導參觀無量寺，普濟聖師誌公眞身塔，革命陣亡將士墓（淞滬戰死將士抽籤葬此不少）及革命紀念館，以及八層紀念塔（高二百呎）等建築，都很偉大。旋在靈谷寺中餐，素菜味佳且香。餐後，至陵園東部的公共體育場一看。這就是全國運動場所在。各場建設雖大，可是地點稍偏，市民來往頗不便。後乘車依原道返船。四時船離開南京東駛，到十四日上午十二時，抵上海浦東，我即渡輪返滬寓，四川之行，於以告終。

尾聲　遊歷四川的情景，大部分已匆匆地寫完了。我回憶一下，很愛慕它，留戀它，讚美它。爲什麼呢？因爲那裏的山川秀麗，城市繁盛，物產豐富，而且有殊風異俗，足以觀採，有名勝古蹟，足以游覽，有險要地方，足資扼守。恨不生而爲四川人，得以昕夕欣賞研究。但是反一面說：「得天獨厚」的四川，自民國以來，已有三百多次的戰爭，每年約有十五次之多。現在東北部有土匪的擾亂，西部從汶川到峨眉外邊，長約七八百里，駐兵四五十萬，兩劉還在對峙中，這樣的擾亂，財政當然匱乏，因之預徵糧稅，竟有達四五十年的，隨糧附加稅更重，超出正稅幾十百倍，雜捐如公益捐、茶桌捐、蓑擔捐、紅鍋捐、飲食店牌照費、冬季警服捐、煙苗捐、民癮捐、懶捐……等等，名目繁多，科稅甚重，弄得農村經濟破產，雅片流毒各境，哀鴻遍野，民氣消沉，眞令人痛心！我以爲四川人不要專做馴良的羔羊，聽人宰割，大家應各盡其力，聯合起來改造這封建政治，効勞桑梓，更望像盧作孚這樣的人多產幾個。一面我們省外的人，也應該關心這「天府之國」和全國有密切關係，設法發展它，繁榮它，使成爲中國的中堅省分才好。

成都兩週記

劉濟羣

僵局

由不斷地與環境奮鬪的結果，我們終於到了成都；但是你要知道我們今日所乘的車是最後的一輛，且是唯一的機會，你想知道一點詳細情形嗎？

昨晚因爲找不着車，我們懊喪異常，以致整夜不曾安睡。今天很早就帶着行李，硬着頭皮往西門外車站去碰運氣。到車站還只六時，但是等車的人已經很多，從大家的傳說中得着一綫希望，就是說嘉定有車開來，大概九時可到。我們懷着一顆希望的心枯坐在那裏靜候。客人也源源而來與時俱增。直等至十時許，果然開到一輛客車，但是裏面已經坐了一些人，不能將等候在站的客人全裝進去；況且某副官的行李，竟有兩三「挑」之多；所以我們還不曾上車就早爲著「擠」的問題捏了一把汗。車停後，那位副官的同人首先搶入車廂，然後將他們的行李一件一件地盡數裝進車廂直裝到車門爲止。那時我的脚踏在車門上，頭竄進車廂裏，竟沒有一隙地給我走入——雖然前面還可以擠坐兩三位。那位副官見我們要搭車，十分不願意地向我們說：

「這車上已經不能坐人了，你們等着後來的罷！」

開車的也向我們說：「從今天起全開客車了，以後還有來的。」（據說前幾天成都嘉定對開的車全數給軍隊上的人包定了，不許搭客。）

我雖然很憤懣他們以行李佔人坐位的無禮，但明知他們是不講理的，也只得忍氣下來再等等！！！等到十一時許方開來一輛，我們才很順利地上去，眞是不幸中的幸事！所不幸的是我們的車子很舊，車輪碾在不平的馬路上時，簸動得很厲害，將到鄧公場時車子更出了毛病幾乎無法前進。經司機生醫治的結果，它始得緩緩蠕動着，機盤上則發出如飛機飛行時一般的撲撲撲的巨響，振裂耳鼓。依我的經驗看來，知道它的病根已深，深恐它要一下倒斃，心中異常緊張。好在不久即到鄧公場，在那裏換車了。（由眉至蓉中有新津河相隔，來往的汽車必須在江的兩岸舊縣與鄧公場換車，如成渝馬路在棒木鎮換車的情形一樣。）

到成都南門外車站已是午後六時。（由眉至蓉照例三四小時可達）那時空中正飄着細雨，最使我們奇怪的是站上靜寂異常，既無黃包車在周圍兜生意，連專爲客人背行李的婦人小孩也已絕跡。就是城裏也找不着一輛包車，由此我知道戰禍已迫在眉睫了。我們沒有辦法，只得

將幾件行李分着負擔如螞蟻運糧般地搬到家裏。

到家，見客堂裏有許多客人在那裏紛紛地談論着，寢室裏亂七八糟地擺着一件一件地待發的行李，另一間房間裏則坐着兩位女裁縫在那裏趕做衣服，小弟弟見着我們就跳上跳下地說長說短——各方面都顯得有點異乎尋常，好像不測的事變就會臨到。問起來才知道他們準備明晨就動身回眉城的，正急切地等着我們。

父親從客堂裏跑過來向我們說：成都的局勢十分危急，大戰必然發生，所以趕緊着人去接你們，便早日設法出省；長寧（下鄉去接我們的人）下鄉的那天，還有汽車東下，可是現在不行了，聽說昨前兩天開出的車子都是到簡州就擋回來了！」

他說時並深深地怪我們不該久在鄉下躭擱。你知道我們在鄉下是既無報紙可看，又得不到確實消息的，怎能預料這變幻莫測的戰局，所以我們也怪他不早日給我們通消息，或早日着人去接我們，

不過事已至此，怪亦無益，父親們因爲某種關係不能不急急離開成都，而我們亦因種種關係，不能隨他回到眉城去。就是說，明知道我們的末日將到，也不能不耐心在此等着！想到在此緊

急時期，我們家人能於今晚團聚一時也是萬幸！

時在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匪？

滿心以爲到成都就可以起程返滬的，不料命運偏和我們作對，把我們陷在這危險的境地！可是我的心早已不在此地了，爲着要麻木我這不安定的靈魂，爲着要消磨這等待大難的時間，這冷靜的死一般的家庭容不了我，所以今日費去整日的時光，出去拜訪我所有的朋友。起初到牌坊巷蓮如家裏，見她和她的母親都有點異樣的舉動；她母親且面帶病容一面呻吟着一面還在奔忙，後來談及才知道蓮如的婚期已近，所以她的母親扶病爲她籌辦一切。我看到這種情形，覺得別來多年的老友還是不改從前的孩子氣，——母親病到那個樣子，還不知道體恤而要她親自操作一切——但以當時彼此的心情相去太遠，故未和蓮如多談，僅勸她母親多事休息而出。

從蓮如家出來，後即到錦江街訪五弟，快到五弟家的街旁，圍着許多人在那裏觀望，視綫都是往地上集中的，光景是有什麼事體發生，很想探個究竟；但以圍觀的人太多，我的視綫無法達到大家所注視的東西，且因隻身獨行，不敢進前，便悄悄地走過去。見到五弟後將目睹的情形告

訴他。他說：

「聽說是槍斃的三個搶犯。」

「爲什麼在街上槍斃？」我很驚異地問他。

「我也覺得是很奇怪，但據說近來成都的搶案太多，特別規定在搶案發生地槍決，以示警戒。」

「這樣，給人的印象是太不好了！」

五弟沒有回答，乃轉變話頭述說他們家人昨晚所受虛驚的經過：他說他數日來因爲有點小病，不曾出門，只聽到外面的風聲一天緊急一天，他們惟有等待受難。昨夜半後他們忽然被外面的喧擾聲驚醒，並聽到外面似乎有拍門的聲音。他們忙着起來，他的幾位妹妹都特別找出破舊的藍布大褂來穿（她們平時都是穿得很時髦的）準備於必要時逃走；但是後喧擾的聲音漸漸散失，他們的準備無所用了。可是一夜的睡眠，就此犧牲！

我問及他下半年作事的計劃，他長嘆了一聲說：

「我在路上同你談的改革計劃，並不是不能實現的理想，現在也不是無事可作——某軍

長正聘我作顧問——但你看這局面是可以作得好的嗎？根本就無法和他們共事；我想下期還是到川大教教書混混再說。唉！現時我深悔當初不該期望過大呢！」

午後回家時，在先前聚集多人圍觀的地方，發現三個粗大的大漢僵直地躺在街旁的血泊裏。我不禁膽寒起來，若不是五弟遠遠地站在他家門口看着我，我眞不敢走過去呢！

可是這悲慘的圖畫，直到晚上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膜上；同時父親從前向我述說的白晝裏街上搶人，刼抱良家小孩，及青天白日流氓對於婦女之調戲，侮辱等等，又重新回到我的記憶裏，使我厭惡，憤懣，恨不得立時離開這萬惡的地方！

「不能不病了」

昨天上午爲着購買運如結婚的禮物在街上跑了半天；中時應蔣伯母之約在她家吃豆花飯，飯後卽稍感不適。午後妹兒的同學李女士來報告一個消息，說小川北可走，但必得坐幾天的「滑竿兒」，行李也不宜多帶，恐怕遇匪……老實說，這樣的走，實在是有點冒險；但爲着避免戰禍及早日回滬兩種期望，遂同他們約定，若打聽得果能通過，則決於七月二日起行。晚上爲清理行李忙了一陣，上床後更爲着母妹的安全問題，我們三人的路費問題，想像戰時的生活問題，甚

至於你我的生離死別問題等等籌劃着，幻想着，焦灼着，以致終夜不眠：所以今天是不能不病了！晨起卽覺頭昏目眩，四肢軟弱，熱至三十八度三；曾去法國醫院看了一次，醫生診斷的結果，說是我的身體過於虛弱，最近又稍有感冒，待吃藥退熱後，必快服補藥「馬血」。

去醫院是馥新伴我去的。看過病，因一時的興奮，還被約去看蓮如的新房來。在那裏因馥新向行將作新娘的蓮如說了許多打趣的話，我還大笑一陣；但回家來卽倒床而睡，再也沒有起坐談笑的興奮力了！

貴重的食物

因爲胃口不好，每餐見着飯就發愁；忽然惦記着在滬時常吃的麵包和牛奶，乃取銀元一枚着人去街上購買，說明購小聽牛奶一聽，麵包一個，菓醬一聽。等了很久買東西的人空手回來說，問過幾家商店，單是菓醬就要七角多錢一聽，看怎樣買法？怡！這樣貴的東西，我眞是有點吃不起呢；但爲着病，只得忍痛叫他去單買牛乳和麵包。一會兒買了回來，價值是一小聽菊花牌牛奶五角，一小方塊麵包二角（還是到外國店才買着的），後來儘找回的三角錢叫人在西餐店去分了一點菓醬回來，我的一餐牛奶麵包才算吃成。可是大洋費了一塊，買物的人跑了三趟，且極盡

搜尋的能事，才能購得這一點東西，可眞算得是貴重了！照理，成都的生活程度較上海略低，你看了這個價格一定覺得很奇怪吧？但你若認爲四川的商人太會賺錢，那到是有點寃枉。記得上次我問一位老朋友，何以成都市面上的洋貨及下江貨（卽上海各地運來的貨物）那樣的昂貴（比上海貴約一倍以上）他說，因爲徵稅太多，商人從上海運來的貨物，除去正當的海關稅及內地稅外，大概還有五十餘種的苛捐雜稅，每種貨物總計納稅數目約超過原價一倍有多。你看照這樣算來，我今天買的東西，還算是比較便宜的呢？牛奶和菓醬在上海賣兩角三角的，此地賣五角七角，除去運費與捐稅，商人所賺的錢也就夠可憐了！

「喜酒吃不成」

今天是個陰霾得可怕的天氣，而且從早晨起卽飛着綿綿地細雨，有病的人遇着這樣的環境，當更發愁；熱雖稍退，但體氣更弱；勉强支持着去醫院復診，花去四塊大洋買了一瓶「馬血」回來，醫生吩咐待熱全退後始服。

躺在床上想到今天是蓮如的結婚吉日，因爲傷風未好照理是不能去的。可是想到我在這次短時期的歸省中，能遇着十多年老友結婚典禮的好機會，想到他們一對愛人的愉快情形，更

想到蓮如這次的結婚，當比十四年前那種强迫式的賣買婚姻有意義得多，也一定熱鬧得多……

於是結婚，新郎，新婦，結婚典禮，報告戀愛經過，吃喜酒等名詞，將我病弱的身心大大地興奮起來了，遂於舉行典禮前同妹兒往少城公園奔去。可是奇怪得很：走到結婚地點，則門前非常的冷落，來絲毫沒有辦喜事的氣象；問及菜館裏的伙計，說是改期了；趕快跑到蓮如家探望，則靜無一人；後來找到她的娘姨詢問，娘姨很不自然地笑着說：

「喜酒吃不成了，聽說新郎失蹤……昨晚才得到的消息。」

失蹤，究竟爲什麼突然失蹤？在沒有見到蓮如之前，簡直是一個打不開的悶葫蘆！

「只能帶信」

時局一天一天的緊張，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够早日起程東下；但和李女士約定的行期而小川北是否眞正可通，尙無確實的信息，爲着要使我這顆懸懸欲墜的心得到一點着落，故午約同妹兒去訪問李女士。她正同家人在搓「麻雀」，似無走意。但她一見我們就笑着說：「我們托人打聽的結果是得不到可靠的消息，所以我們也不敢去冒險，用意只有等戰事結束後再說吧！」

怡！現在我們總算是盡了最後的努力，命定如此，眞叫人無可奈何！

從李家回來，又約着母親同去看望林伯父母。她老人家照例是很殷勤地招待我們，買了許多糖果後擺在我們的面前。於閑談間她問及叔和的近況，並將叔和最近寄回的照片給我看。並不勝感嘆似的說：

「你都回來兩次了，她却一次也不肯回來，不知道她是怎樣的？」

「叔和說她也很想回來，就是沒有路費，希望家裏給她兌路費去呢。」我略將叔和最近給我的信上所述的情形告訴她。

「唉！這個時代只能帶信，那能帶錢？誰敢帶？……那是性命交關的事情呀！」

她這回答很使我驚異：起初我以爲是她老人家沒有聽清楚我所說的話，或者是她故意說笑話罷！但後來我了解她的意思了：她以爲現在的時代，還是和從前交通不便的閉關時代一樣，帶錢帶物，均需托人；而現在遍地皆匪的混亂情形，又是她耳聞目睹的事實，使她明白現在的時代不及古時的昌明，所以她認爲現在托人帶錢是太危險太不可靠的事情。就是說，她根本不懂現代的郵電爲何物，更無法瞭解郵電之用途。從前林伯父匯錢給叔和，她當然是莫明其妙，她只

看到綠衣的郵差到各處送信，她就以爲郵差是別人，托他帶信的，這和我前信裏告訴你的那位老太婆非將信親自送到幾十里外縣城裏不能放心的情形一樣，——也是同樣的可憐！

這種類似的情形，在內地是非常的普遍，你原是鄉下出來的人，當能體驗得到，所以我不再細說了。

騙婚

幾天來爲着母親預備的路費用心不少：爲着行止的問題未定，錢又不敢交兌，現在既無法起行而且大戰迫在眉睫，自然以將錢匯出爲妥，故今日去聚興誠將錢匯至重慶，備他日作由渝至滬之路費，並揀母親比較值錢的冬衣數件，作包裹寄滬，以免將來逃難時還要爲這些東西受累，至你匯來的百元，亦因時局不靖，家中不便存放，已將匯票交該銀行請其退回，但不知你電匯至渝的錢交在何處？——這件事，我早就該問你的，只是我這幾天爲應變的瑣事所忙着，同時心緒是煩亂到十二萬分，所以使得我有點糊塗了！

怡，老實說，我這次的回家，的確是吃盡了所有的苦楚，同時對於各方面的體驗亦進步不少：但你若問我因此對人生各方面的活動是更消極，還是更積極，我此刻似還判斷不出；我只覺得

我把一切的事情都看得更清楚一些，對於意識中的各種活動是更堅決，更顯明，不像從前那樣的模糊與徘徊不定了。所以從另一方面說，我這次所遭的不幸和所吃的苦頭，並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老友婚變後的悲哀，時刻記掛在心，今晨從馥新的口中知道一點消息。據說事情的發生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被綁」完全是一幕騙婚的玩意兒，可見結婚的費用新郎要蓮如全部擔負，將結婚前，新郎藉故時局緊張到南台寺交車（新郎爲某汽車行的經理）三天不見蓮如的面等等，完全是出於預謀；可憐蓮如不察，竟受此大騙！想到數日來她熱情地忙着一切，並時刻期待着這一天的甜密之夢，今忽遭此重大打擊，不知她痛苦到怎樣呢？所以午後於雜務了清之後，約同馥新去看她。

事情的確有點離奇，據蓮如報告婚變的經過情形：是結婚前一天夜晚，新郎的哥哥着人送了一個字條，說是新郎失蹤；昨晨又請蓮如前去談話，說新郎給他的信是從兩位農人的手中得來的——農人說是新郎在一輛汽車上交給他們，要他們送到醫科大學的——但信又不肯給蓮如過目。只此一點，這裏邊的原委已就够明白了，況且我今日還親眼看見新郎的哥哥到蓮如

家裏打麻煩（大概是要蓮如自已提出解約）與蓮如大起衝突。當時我自然是很抱不平，然而處在這種環境裏，又是關於這類的事情，我能夠說什麼呢？我惟有同情她的不幸！你想她是一個非常誠實而且還帶有幾分稚氣的人，徧徧愛上一個地下的「九頭鳥」，同時又處在這有勢利無公理的黑暗環境中，如何能夠不上當？她想和對方起訴，唉！法律行得到故鄉的社會裏，我才相信哪！

這件事與十年前我倆所經歷的有點相彷；不過這事的範圍較狹，乃個人與個人的糾葛，然而蓮如實更苦，因爲她並不是受社會環境的壓迫，是受了愛情的騙啊！並且她是絕對孤獨的，除了唯一的六十餘歲的老母而外，她得不到一個知己的安慰和幫助；所以我很同情她的遭遇，我願在能力範圍以內，竭力幫助她。我憤恨極了，我恨不得毀滅一切！

拉夫的妙法

病已全好，惟身體尚未復原；最苦的是爲家事爲朋友，使我身心都不得片刻的休息。昨日被蓮如請去幫忙處理婚變事，即宿於她家，今晨下着傾盆的大雨，不便行走，蓮如也留着我爲她料理種種，只因昨日雨樵德華約過上午來家看我，故不得不冒雨歸來以冀踐約，誰料她們人不來

連信也不給一個呢！

從前我們的預計是回家少住，故不曾攜帶任何工作，現在不幸被戰事所阻，如此漫漫長日，沒有一件固定的事情作，實在無聊得很；但在此紛亂的環境中，也無法靜心作事，所以一面只覺得無聊，一面又連小說也無心去看，終日惟有惟有溫習我的心事，即想如何能渡此難關，早日飛到愚園坊的三層樓上去。尤其是今日下午更有不能忍耐的焦灼來襲，不得已將南北極重翻一遍：其中描述平民階級的生活狀況與不平之鳴，可謂痛快已極；此情此景不照，更不啻是代表故鄉一般叫苦連天的人們的呼籲，因此，使得神經過敏的我，覺得掀天的暴動，就會臨到我們的眼前，更無法安靜！

實則暴動的恐怖，並不是想像的，不久恐怕就會實現：這幾天市面上傳說着現在共軍已侵佔某縣，成都共黨正在活動，數日內在郊外某地集會，準備於兩軍交替時乘機暴動，於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所謂「殺人放火」「公妻共產」「悉殺老幼，只留壯丁」的種種流言，幾於到處可聞。有的人竟慘叫着說：「成都人的末日將到了！」而有些闊人家，特別製作些布衣布鞋在家裏常穿，故意使之破舊，預備他日共黨來時變作窮人，以免發生生命危險的避難方法也傳

徧了全市。這種種雖然我的常識告訴我不至於在短時期內實現；但據報載某縣之失陷是事實，共黨數千集會於某地亦係事實，則危險的來臨，當係自然而無法避免的了！

今晚我很想出去打探一點消息，適父執陳先生請母親和我去談話。他很愼重地說，渝劉已到內江，省城危急，劇戰卽將開始，要我們作應付的準備，並告訴我們到迫不得已時，可到離城的二十里的鄉下某先生家暫避。——他說去年大戰，父親們就是逃到他家去的，告給你，以見故鄉丘八們對於老百姓的恩德：

在閑談中，陳先生說到故鄉丘八拉夫的三種妙法，我認爲是太淒慘了，聽後非常難受，且報卽行捕去。但有一次，三四個丘八竟逼得行路壯丁二十餘人全逃至堰上而跳入河中淹死了。

一、憑河拉夫　有河堰的地方，丘八們常以之爲死亡綫，追老百姓至其地，俟其無可逃避時作者無處可逃而被拉。

二、憑山拉夫　山上有人工作，丘八們遠遠地看見了，便如圍獵似的攜着武器包圍去，使工作者無處可逃而被拉。

三、憑喪拉夫　某家將出殯時，丘八們知道了，便立刻趕上前去將擯擯夫一齊拉去。

怡！你看這種境界是人間還是地獄！

「予欲無言！」

逃難

昨今兩天的空氣，眞是緊張異常：昨天上午到蓮如家裏，見她焦灼的表情，尙以爲係婚變的事，嗣見她母親忙於指示工人搬運傢具，並吩咐女工買鹽買米；蓮如則翻箱倒櫃地忙個不淸，問其所以，始悉敵軍只離城三四十里了。蓮如很誠懇地勸我們避到她家裏去，說她家在少城，不至成爲戰場，比較安全；就是逃起來也方便得多。可是我回來不能將這些話告知母妹。幸靠着我們的鎭靜熬過了一夜。今日早晨的空氣則更形緊張，我不能故作鎭靜了，乃遣佣人到外面去打探，他回來說情形實在不好：春熙路上的舖面都紛紛關閉，搬運貨物的更多。蔣伯母也來說消息很壞，請我們晚上避到她家裏去。大難之來已是萬無可免之必然的必然了。

● 午飯後，我因踐馥新之約，準備去她家。可是走出大門，但見街上的景象，如過舊曆年一般舖面都是緊閉着的，而且非常的靜寂；稀少的行人，無一不現驚惶失措的臉色；黃包車也絕跡，不得已只得從春熙路繞過北新街兜了一個大圈子折回家裏。

我們雖然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但平時穿的幾件衣服和日常的用品，在尙生存着的時候，總是不可少的，所以今晨也吩咐家人將它們裝箱藏入壁縫內。——父親留下的箱子不少，我們那位聰明的佣人，竟會想得到將它們裝入柴捆裏，從早至晚就爲這件事忙着。我在旁邊看着，眞叫苦笑不得！

至晚，聽說今晚或明晨，就要暴動了，迫不得已逃到蔣伯母家暫避！我看無論如何，二三日內總可見個結局。不過我既不幸作了「逃難」之民，又被病魔所擾：——從昨天起，我的胃病竟無原無故地發作了，最難受的是腹瀉——若在上海我眞要躺着什麼事都不管了；然而，爲着「逃難」，除少進飲食外，一切都得勉力應付！

房捐

昨晚今晨都沒有什麼大變動，只是緊張的空氣依然：舖面仍關閉不開，壯丁不敢出門，謠言甚熾，暴動似終不可免，可是我因胃病，妹兒亦因脚痛（發濕氣），均不能在別人家安住，故於早餐後，我們母女三人又回來守着這個可憐的家！

同家後即暈昏地，軟弱地躺在牀上，不想動彈，然而外面搬運東西的聲音，頻頻傳入耳鼓，轟

轟轟，嘩嘩嘩，鬧得天翻地覆，我怎麼也不能安靜，而況我的肚子就不肯讓我久躺着！

近來常常聽到徵收房捐的種種傳說——因徵收房捐逼死人命，或逃亡異鄉之類——今日果然收到我們家裏來了：因爲父親的主張是「不給」，不曾留錢在家，今晨收捐的人來時，無錢可交，預備到蔣伯母家去借得錢再繳付，遂約定他們下午來收。午後他們來取，借錢的人還不曾回來，只得請他們等一時；然而，他們的態度非常不安，坐立不定的不久就走了。走不久，錢已取來，照蔣伯母的主意，着人趕到街口送到他們的手裏，怡！你看這總算得是順民了罷！後來查知某軍長已於前幾天離開省城，只留着這一批收捐的人在此搜括最後的民脂，所以他們顯着坐立不安的樣子，而無橫行霸道的氣燄了。待收捐的人走後，糾纏在我腦子裏的就是一筆混賬：我們的房子是花一千塊買的，須出房捐二十二塊大洋，以此類推，這樣大的成都，房子數萬間，這筆數眞不小呢！倘給他們買槍械子彈，大概又可殺死全川的人數的幾分之幾了！

剛才得你寄重慶交黃處長轉的航空快信，內附偉君一函，有這樣一位可靠的同伴，當然很好；但現在已經無濟於事了！縱偉君尙未離此，信也無法交去，因爲街上沒有車子，以我這樣病弱的身體，怎能到各處去找他？（因不知道他的住址，川大又早已放了暑假）不過，我很希望他或

許未走，待時局平定後，試去訪他一次，更願不久就能同他一道出川。

「爭地盤」

昨前兩晚都是到蔣伯母家過夜的。照例我於早晨即返家，因爲我忌油量，家裏特別爲我備得有粥和素菜，（母親和妹兒在蔣家吃飯）今晨回家時，進門就遇着陳先生。他說：「現在不要緊了，軍長已佈告出城，兩軍的交替已平安地渡過，當不至再發生危險」。惟偵察機還軋軋地在天空中飛翔。

早晨我們聽到的幾聲炮響，據說是聯軍進城時，守門兵士不即開門迎納，故生誤會，開槍射擊，幸而守城兵士不敢還擊，未釀大禍！

早飯時，馥新又着勤務兵來接，並說街上已有黃包車，在家亦覺無聊，故答應去走一趟。去時同母妹一道繞春熙路及新街一轉才僱車前去。見街上行人擁擠，車子亦多，已不是前幾日的蕭條氣象；並見一隊隊的軍隊開過，秩序井然，足證緊張的空氣，確已和緩。

可是漸就平靜的人心，是經不起一點小波瀾的：午飯後在馥新家，忽然得着一種傳說：街上不許行人通過，車子也叫不着。我們知道必有事變，但究竟爲什麼，則不得而知，只有等着，等着！焦

急地等着！黃昏時，心中愈不能安靜，深恐母親們掛念；托人設法僱車，僥倖我得一輛，滿心歡喜，以爲這不測的風雲，是已經煙消雲散了，誰知到中城公園附近，則各街口均有軍隊把守戒嚴，不許通過。街旁臨時聚集着驚惶失色的人們，那種嚴肅寂靜的空氣，使人心驚膽寒！且使我進退不得。站立一會，忽然記起林伯母家即在附近的太平街，何不到她家暫避；但太平街正是火綫，街口築着禦防工事，兩旁站着帶槍的兵士。我剛走進前，即有兩個兵士提着插有明亮刺刀的槍向地上重重地一擊，惡狠狠地向我說：

「不許過去！」

「我的家就住在這裏，可否讓我過去？」我用請求式的口氣問他。

「說不許過去呀！」又是一聲吆喝。

待我正轉身要走時，另一丘八說：

「你要過去，去呀！快點過去！」

我雖然很不服他這種命令式的口吻，但能讓我到林伯母家去，已是萬幸了！

林家一家人差不多全站在街門口觀望，他家門前也同樣站了許多人。看到他們驚惶不定

的各式各樣的面孔，聽到從人羣中發出耳語般的議論，好像破天荒的大戰，就要爆發了一般。

在林家坐了一會兒，以爲不久就可通過。可是，快近夜深了，仍無可通的消息。出街門探望：見滿街的舖面以及住戶門前都懸着一盞燈籠，（林家門前的兩個大燈籠已燃着一個，據說是丘八的命令）照遍全街，如新年的景象一般；因街心無行人來往，特別顯得寬敞，有三兩個兵士（好像軍官的模樣）昂着頭踏着寬擴的馬路，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來回地踱着巡查，顯得非常的驕傲；而老百姓都擁擠在街旁，有如等待一種盛會的來臨。——這種戒備森嚴的緊張情景，無疑地，是預備作戰的了！但我很奇怪，他們目爲敵軍的省軍已經棄城而去，何以還要作戰，究同誰戰？打聽的結果才知道是內部裏互爭地盤的糾紛。據說上午的槍聲卽係A軍與B軍爭荔枝巷省政府的小接觸，後來B方讓步，始告平靜；但仍傷兵民數人。同時少城陝西街亦發生同樣的爭端，現在又是C軍與D軍爭附近水花街的某地而將作戰了！

同時在街上板壁上發現許多新貼的某軍閥，紅綠標語：如「打倒糜爛地方的某軍閥，」「驅逐橫徵暴斂强收房捐的某某，」「本軍以利國福民爲宗旨……」，「本軍愛民……秋毫無犯」之類。看後使我感觸萬分：想到剛才耳聞目睹的一切，就是標語上所謂利國福民的軍隊的功德，那

麼，我們故鄉的老百姓也未免太苦命了！

夜宿公園

昨晚林伯母全家因恐實行開火及火燒房子的危險，都無睡意，大家在那裏鬥紙牌，約我加入；我慌手慌脚地亂戰一陣，但結果還贏了他們一分錢，順使給他們的娘姨去了。牌散已十二時，上床後又和六姐們談下江一帶的風俗人情，至夜半後二時始矇矓入睡。

今晨不到五時即被周圍的喧擾聲驚醒。聽到三哥大聲地說：

「各處都通得過，只有我們這個倒霉的地方……」

「你是怎麼回來的？聽說口子上還通不過」又是一個人的聲音。

「哦！我從公園轉起回來的，聽說各城門都是開着的，北門完全無事」這是他們九弟的聲音。

「嗨！一個小孩像「老少」一樣大被一個兵提着不肯放！」是娘姨的嘆聲。

「哭沒有呢？」三太太問。

「還沒有哭。正張着嘴要哭出來，被兵士打他一個嘴巴！」

「可憐！昨晚擋了許多人在公園過夜，挑小擔子的也回去不得……」

愈聽心裏愈煩亂，以後的鬧聲就被我擯絕了；並竭力抑止着思想，欲靜靜地再睡一時。可是別的印象却乘隙竄入我的腦海裏，從新掀起另一種的波濤：想到我何以避難在此；想到我在此時的所在地，曾留了不少可資紀念的痕跡，於是十年前的一切，一幕幕地如電影般十分錯綜的來到我的記憶裏，所謂「新愁舊恨」，使我再也不能安靜下去！

早飯後，實在着急不過，到街門口看看：仍如昨夜一般沒有什麼更積極的舉動；乃約伯母伴我從一個人家穿到公園探訪實情。園裏疎疎落落的有幾個遊人——或係昨夜擋在園裏的。出園果然僱着一輛車；但剛穿過一條街又在一個築有防禦工事的地方被擋着了。幸好僅僅是不許車子經過，我下車得問着路走了回來。

回家後，聽到母親說，附近——聽說在府街——亦有同樣事情發生，她們並聽到子彈飛過的聲音。這件內鬨的局面，眞是鬧得滿城風雨。茲抄上今日報上所載的一段消息給你。這消息的題目是：

治安會結束席上決議限今日撤消各街警戒，略謂「自昨日起，東路軍李家鈺羅澤洲謝無圻及其部隊陸續入城，城內爭奪機關駐地現象，更形惡化，昨午陝西街禁煙總局某某兩部，曾

發生衝突，雙方士兵及市民都有傷亡，昨午後鐵路公司市政府又發生攘奪爭鬬情事。三倒拐，岳府街，會府街，洞青樹街，華興街，康公廟，七家巷，梓渣橋，駱公祠一帶，均砌石築工，敷設警戒，昨晚洞青樹方面斷續有槍聲。同時，正府街華陽縣府亦有同樣攘奪情事。人心惶惶，附近各街，關門閉戶，景象蕭條，更甚於二十四軍將撤退之前數日。今日正午十二時省會臨時治安會開結束會，邀請聯軍到省將領，省中紳耆，各報記者蒞臨，商討如何消泯省中目前之險狀，及報告治安會辦理之經過。……決議由二十八軍教導師長楊秀春商陳鼎勳謝無圻及羅澤洲各師旅長於今日內完全撤去警戒。」

午後聽得密放之大炮聲，疑是附近「爭地盤」的巷戰，後始悉為南郊紅牌樓聯軍與劉軍之戰。可見戰事還未至結束的時期。

同伴難

前晚聽雲妹說，東路已可通行，數日內即有人去重慶，當時不勝高興，可是，心裏又很着急，恨不得立即飛到你的面前。

自得東路可通的消息後，使我興奮得忘去一切，雖然病未全好，且骨瘦如柴；但精神似乎很

好，故昨日竟走遍所有的朋友處，請求代覓同伴。五弟和蓮如並答應代我打聽偉君的住址。不過五弟說現在東路上仍駐重兵，恐不利於行，又不能不使我疑慮。

然而，我急迫待走的心，足以戰勝一切的危難，且不及等待他們的消息，很想自己跑到川大去詢問；因不曾帶着你的來電及致偉君的信件，故爾中止。今日起得特早，六時即去南門川大理學院，詢到偉君的住址之後特別去報告蓮如，蓮如尚未起床。想就近直接去訪偉君，但以不到八時，恐去他還不曾起床，故先折回家吃早飯，九時又去訪，敲了許久的門，方開大門上的窗門和我講話。我遞過名片之後，他說：

「老爺出去了。」

我即問他的老爺何時可回？他十分不願地說：

「沒有一定，我們的老爺出去，有時幾天都不回來的；老爺就是這幾天要走，所以他很忙，一早就出去了，誰知道他幾時可以回來？」

我聽說偉君要走，暗暗地歡喜一番；更欲早見他，以便知道他的行期，故想會會偉太太，因問他太太在不在家？他說：

「太太還沒起來，你等一會再來罷！」

他的態度既那樣的傲，口氣也那樣的大。我只得在門外取筆留字：說明來意及希望速告行期等等，連同你的介紹信和電報，一併交他，囑他於主人回來時交上。

出門後懊喪異常，順便去德華處閑談。可是口裏雖然和德華談着話，心中仍不停地盤算着如何東下的問題。故於十時約同德華再去訪偉太太。到那裏，出來的人還是早晨那位「聽差，」——大門却開着了——照例進去傳話。我想着大概是不成問題的了；但恰巧一位娘姨從外面拿着一把紅豆進來，見我們即問是找誰的？我們說是會太太的。他却問我要一張名片，走進去，一面回頭向我們說：

「我去看看在不在家？」

我們仍站在門外候着！

「太太不在家，出去買東西去了。」她進去了好一會出來，一面退還我的名片，一面這樣說。

事情竟會這樣的湊巧，當然只有自認倒霉！出門後德華問我說：

「我看這樣子好像是不願會你，未見得是眞不在家吧？」

「不知道！」我只能這樣答應。

談話間，忽然想起我早晨因爲一時的匆忙，不曾在名片上寫明我現在的住址，偉君如何回信呢？故立去蓮如家另寫一信專人送至偉君家，等送信的人索了收條回來，我才放心。

正和德華蓮如們閑談着數年來彼此的狀況時，家裏佣人來說，母親叫我立刻回去有要緊的事情商量。我帶着驚惶的心趕緊回到家裏，妹兒說：剛才李女士來過，說明日就有車開，他們已決定明天走，現在買票去了；看我們要不要同她們一道？

母親和妹兒的意思，以爲李女士們都是不曾出過門的，聽說現在路上還不十分清平，恐怕是以同偉君一道去較妥，我想到昨日五弟的警告，覺得母親們的話是很合理；但因上午幾次訪偉君不着，大遭其佣人們的輕視，和要走的心太切的等等原故，遂毅然大膽地決定了明天走，而立即着人去買票。——這樣的決定，雖然有點近於負氣和冒險；可是，我能將一切責任擔當起來，至少不會再嘗找同伴的痛苦了！

午飯後，請母親們先行清理行李，我即去馥新家辭行，並約她同到春熙路買點路上必需的物品。近於荒唐的是路費不曾籌足就決定行期，——雖然蔣伯母是答應了借的。所以看看天黑

了，久久等待着的蔣伯母還不曾回家。着急不過，只得請母親和妹兒先去蓮如家（因爲車站在她家附近，想明晨好趕早車），我專等着蔣伯母回家取錢。等錢拿到手，將行李搬到蓮如家，已天黑多時了！

我現在惟一的希望，是明天能離開成都！不再在成都寫信給你！

峨嵋山上的景物

許欽文

許多人都以爲峨嵋山上有着神仙。神仙實在並沒有，關於神仙的故事是有的。就是：峨嵋山上的和尚到印度去朝活佛，印度的和尚到峨嵋山來訪神仙；兩個和尚在打箭爐碰見了，相互打聽，知道印度並沒有活佛，峨嵋山上也並沒有神仙，於是都回轉了。

誠心在峨嵋山上，和尚和一般人都認爲最可注意的是「佛燈」和「佛光」。說是要行善的人去進香，才容易看到這兩種景物，否則即使接連去看，等候許多日子，也是見不到的。

傳說中的佛燈，是許許多多個燈火，黃昏時候由山下顯現，漸漸的升上空中，同時一點一點的移向金頂。因爲金頂供着普賢，所以叫做「萬盞明燈朝普賢。」

普賢同峨嵋山究竟有着什麼關係，爲什麼要這樣去朝他；燈的本身不會動，由什麼拿着去傳說中都沒有明白提及。迷信的傳說，只能夠使得迷信家以爲不錯。許多並不迷信這種傳說的人，都以爲峨嵋山上有着一種奇異的蟲，一到晚上會得發光。有的以爲那裏有着一種發光的樹葉。其實無非是星星的倒影。

由望遠鏡看去，可知那些光，原有着兩種。其中一種的數目不多，比較短點，紅點，也靜點；另一種有點綠瑩瑩，長長的不絕搖宕着。前一種是人家屋裏的燈火，和街上的路燈等等；後一種是峨嵋縣城附近和青龍場一帶的水田和河流所映成的星星的倒影。如果水很深，倒影延長，所謂水蛇，那就不像燈火了。水田和那些河流的水都不深，所以倒影像燈火，只是淡點。水被風吹了以後要波動，所以搖宕。

那些光，不規則的羅列着，其中幾個明亮點，有的成着三角形，有的成着四方形，始終不變，可見只是搖宕，並不移轉地位。一般人認爲移動，那是不曾仔細察看，只憑一時的目力的緣故。人由燈光下轉到黑暗處，瞳孔要變，初看同再看的情形不同。金頂很高，空氣的密度，同平地裏的相差很大。從平地到金頂，其間隔着許多層密度不同的空氣，其中一層的空氣流動以後，折光一變，現象也就要變動。因爲風吹水面波動，搖宕是實在的情形。有了這幾種原因，又因和尙總在有意無意地暗示，說是動了，移向金頂了。因此許多人都以爲那些光是會得移動的，於是推想到飛蟲和樹葉上面去。

顯現那些光的區域是個尖長的秋海棠葉的形狀。在那形狀的範圍以內，全是水田，房屋和

河流，沒有一座的山，原是峨嵋縣城附近一帶的地方。可見決不由於鑛物。峨嵋縣城附近一帶，除非多種白蠟樹，同別的地方一樣。白蠟樹固然並沒有發光的作用，而且成行種着，同那些光羅列的情形不像。所謂萬盞明燈，原是星星的倒影，可無疑問。雖然水田河流各處都有，高山也不止峨嵋一座。但峨嵋的山形很特別，就是來得陡。捨身岩一帶，從金頂直下，簡直是壁立的。在金頂俯視峨嵋縣城附近一帶，彷彿在塔尖下望。這一點很特別，也是很有關係的。而且從峨嵋縣城上金頂，走的路雖然很長，直線實在並不遠，所以望得見。

雖然並非怎樣神祕的佛燈，也不是什麼奇怪的動植物，幾千個光隱約浮現着，委實是個奇觀。有暇去鑑賞，一定要選定沒有月光的時期，而且要在峨嵋縣城附近一帶是晴天。如果要多看點，還得在春間田中有水的時節。

看佛燈叫做「觀燈，」看佛光叫做「觀光。」觀光在下午兩三點鐘到五六點鐘；上午七八點鐘也可以看到，不過很少。所謂佛光，就是一個五彩的大環，中間有着人形，是會動的。其實是虹。年常看見虹，總在虹的旁面觀望，只能夠看到半個環形。在金頂，虹在下面，能夠看到整個的環形。中間會動的人形，就是去看的人自己的影子。所以去看的人擎一擎手，那人形也就擎一擎手；去

看的人點一點頭，那人形也就點一點頭了。

佛光比佛燈容易看到，這是因爲峨嵋山的金頂上。簡直沒有二小時以上的時間可以脫盡雲霧，剛見着太陽，忽然雲到天暗，馬上下起雨來是常事。而且雲霧常在金頂的下面。金頂的上面天氣很清，下面却滿佈着雲霧，叫做「雲海。」在太陽光的斜度可以因爲折光的關係發生虹的時候，雲海裏就顯現佛光了。

在峨嵋山上，時常可以看到警告謹防老虎的牌告；到了半山以上，更多老虎的塑像。又有許多人被老虎拖去的故事。可是故事裏面，總只說是忽然少了個人，並非有人怎樣親眼看到了老虎。我在山上也就擱得一星期多，一點也不曾看到老虎的影跡，在這山上，四肢都落地的動物，我看到得最多的是猴子，大大小小，二十來隻，結着隊在路旁的樹上玩耍，小的不過半尺長，攀着樹枝翻筋斗。一尺多長的中猴子在旁面幫助，很是和愛的樣子。大猴子很肥，見了我們行人，就吱吱的叫着，關照小猴子，同時走到路上來向我們要食物。我們給了點乾牛肉，嗅了一陣丟開了。伸「手」又來向我們要食物。我們指了指那已丟開的乾牛肉，於是拾了起來重行嗅了一陣，仍然丟開了。

據說這些猴子有時結着隊到寺院的門前去，故意吱吱的叫個不了。如果有人拏着玉蜀黍叫幾聲「三兒！」就會跑將過去的。寺院裏一到朔望照例要磨豆腐，猴子會得按時去要豆腐渣吃。如果有人損害了一隻猴子，就有大羣的猴子出來報仇，亂擲石子，並且撕破衣服。還要到寺院裏去鬧，因爲山上沒有旅舍，去遊的人總是寄寓在寺院裏的。

猴子在九老洞和洗象池一帶，一起有兩百多隻，可謂不少。但總比不上和尚的多。峨嵋山有七十二個寺院，以最低限度每個寺院有兩個大和尚，兩個小和尚和一個燒火和尚計算，這就有了四百多個了。

由觀峨場上峨嵋山去，在山脚，第一個是報國寺，其次是伏虎寺。這兩個寺都很大，伏虎寺的風景很好，山門面前，古樹叢中響着溪流，有如天台山的國清寺，只是沒有那樣高大的塔。關於伏虎寺，傳說不一，有的說是從前開山祖師進去，過不得溪，由一隻老虎背過渡，爲着紀念那隻老虎，所以造起寺來。另外有着虎溪，是個旁證。有的說是從前那裏多老虎，常常害人，造這個寺，目的在於制伏老虎，「伏」字是動詞。又有人說「伏」是轉成了形容詞的，因爲那近旁有着一座山，形狀像是一隻伏着的老虎。

清音閣正當兩溪匯合的地方，站在那面前的雙飛橋上，可以飽聽許多流水的聲音。後面是黑龍江，於山縫間生巖壁上接連架着木板，下面急流着水，木板上滿的着苔。上面只能夠望見一條細長的天空，所以又叫做一綫天。前面過去不遠就是龍門。在那附近，有着一所小小的洋房，聽說曾經住過一位做了母親的少女，如今下山去了，做着「交際之花。」

洪椿坪和九老洞的寺院都大而考究，柱子油漆得紅紅的，備着沙發等器具。峨嵋山上的寺院雖然很多，這兩個寺的中間，相隔三十里，却無一個寺院，也沒有別的可以休息的地方。其間有着九十九倒拐和扁擔巖。九十九倒拐是彎彎曲曲的九十九條石級，走上去很費力。遊人不能夠用轎子，就因爲這種地方。扁擔巖一帶很陰，三四月裏還是積雪不消的。但如走華巖寺那條路上金頂，就不用經過這些地方了。

從清音閣去洪椿坪，可以走黑龍江，也可以走牛心寺。如願多遊點地方，就得去大坪寺。上去十五里的路叫做猴子坡，下來十五里的路是蛇倒退。連蛇上去也要倒退下來，可見這條路的陡了。猴子坡的形容有兩說，一說有人在那裏行走，望去好像是猴子在爬巖壁。另一說，因爲陡，只好像猴子的爬上去。這兩條路都很狹，兩旁都是深巖，所難的，是石級多已破壞得活動，一滑脚掉下

去，性命保可以送脫。猴子坡多彎曲，風景更來得好。

九老洞正當峨嵋山的半腰，前望大坪，由猴子坡要走十五里才到的高峯，看去無非是海底裏的一條礁石的樣子。左望華嚴寺和遇仙寺，宛如一副幽美的中國畫。遇仙寺在一個小小的峯尖上，有大的山做着背景，更覺玲瓏秀麗，右面仙皇臺上，可以下望峨嵋縣城附近一帶的平地。在九老洞寺的附近，有着許多楙櫟樹和槲桐樹，又有巖瓢。楙櫟樹的形狀有點像桂花樹，葉子也差不多，不過大一些。花開得很多，一球一球地滿佈在樹上，每球好像都是由五朶牽牛花合成的。槲桐的榦子細長，有點像馬柳樹。葉如桑，花開在葉上，分別不清，是原始植物的一種。果如荔支，所以土名叫做水荔支。巖瓢寄生在一棵枯了的大樹上面，由葉柄直接寄附着，綠瑩瑩的好像是一隻一隻的調羹，所以稱爲巖瓢。動物，在猴子以外有巖燕，許許多多，在九老洞的口子上亂飛。還有青蛙，嘓嘓的叫着，山間的回音助長聲勢，常使人以爲有猴子叫着來了。

上洗象池得先走鑽天坡，五里路長，實得來得陡。到金頂還得經過閻王坡和天門石。閻王坡很難走，天門石是兩個大石砲，行人在這兩個石砲的縫裏經過，因爲在將到金頂的地方，所以加了「天門」的形容詞。

走華嚴寺的一條路要經過點心坡，就是走的時候，脚膝髁頭要點着心，也是陡的形容。點心坡的下面是觀心頂，上面是息心所。

寺院多，泥塑木彫的偶像也就多，有的多頭多手，有的袒胸露臂。在純陽殿裏，臥着的呂純陽的塑像旁，滿堆着繡花的枕頭，好像着實可以安枕高臥的樣子。在萬年寺的磚殿裏，銅佛銅象以外，有着一個臥着的女菩薩，上面蓋着被，揭起被來看，只繫着一條短短的紅褲子。

萬年寺的磚殿裏又有叫做佛牙的，其實是個猴子的脊骨的化石。

距大峨寺不遠的地方有着新開寺，築起了許多住室，是西人避暑的場所。曾經同時死過許多香客的三霄洞，在接引殿和九老洞之間，因爲洞被政府封禁，路也已經荒廢，去不得了。猪肝洞在大峨山和二峨山之間的小山上，要從青龍場去才可以遊。因爲洞裏有一塊懸掛着的巖石像猪肝，所以有這個名稱。

從雷洞坪到金頂一帶的捨身岩，委實是自殺的好地方。在別處跳樓墮塔，是無論如何不會有這樣高的。而且在有雲海的時候，看去彷彿棉花團，可以覺得很安適。只是上去遠得很，路又難走，怕是一般消極的人所不願意幹的。

因爲高了，氣溫太低，雖在夏天，晚上也得燒火盆取暖的金頂，生物很少。植物除寒杉和竹，只可以看到苔類。寒杉的枝葉一盤一盤的長得很密，顯得生長很慢。枝葉都向下垂，這是常常被雪壓着的記號。竹長得不過一尺多高，形狀却依然是大竹竿的樣子。接連長成一大片，遠望好像是草地。因爲時刻在雲霧中，溼度太高，各處都生着苔類，連寒杉的頂梢上也都有。動物更少，大和尚和小和尚以外，只有佛現鳥的叫聲時常可以聽到。佛現鳥，因爲叫的聲音好像是說『佛現了！』所以這樣稱呼，其實，要是不迷信佛，就會覺得叫聲並不像的。這種鳥的形狀類似畫眉。因爲高了，空氣的密度低，連飯都煮不熟了的金頂，生物委實不容易生存。

同金頂並列着的千佛頂和萬佛頂，雖然都有着不少的小菩薩，可是同「千」和「萬」的數目差得多；這千萬的兩個字，無非多數的形容罷了。

在金頂，固然可以直望峨嵋縣城和青龍場一帶的地方，還可以隱約望見嘉定的大佛。近處的下面，九老洞所在的峯尖，也變得好像原是條海底裏的礁石，正如在九老洞時所見的大坪了。但一向後面眺望過去，瓦山固然比金頂要高，終年銀白的雪山，雖然很遠，也可以見得更大更高。雪山就是崑崙山，眞是所謂「峨嵋萬丈高，崑崙一條腰」的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古今遊記叢鈔

勞亦安編

十二冊 六元

本編搜集古今遊記之佳者，自漢晉以迄近代，凡四百餘名人文亦四百餘篇。從海內藏書家及各處圖書館內之專集、總集、別集中選出，孤本居其多數。纂輯校勘，煞費苦心。凡研究國文輿地之學者，讀之既可見歷代文體之變遷，又可考今昔形勢風景之異同，誠一舉而兩得也。

新遊記彙刊

初篇八冊 三元

續編六冊 二元

本書編次，依現行行政區域爲標準，分二十六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中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之教育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廉不詳、交通、作者實業納入。名人、文筆、條暢，紀錄翔實；且對各地之作舟車均適宜。程代、匯兌等項，亦均詳述；遊歷者於既可藉作者親歷其境，如同臥遊。

閒居食宿時手此一編，不啻親歷。

曲阜泰山遊記

倪錫英著

一冊八角

本書分二部：一內容推古之使宛；足名勝之逸讀生而以勝。二曲中情，動，筆人無載泰阜二之，發遠更之懷一事山之部佳允思遊能委想不蹟之部著

中華書局發行

長夏的南洋

羅靖華著　八角

作者居留南洋多年，遍歷英、荷、暹各地，就平時觀感所及，以批評的態度，介紹的眼光，隨時描寫各處山川景物，風土人情；間以個人的感想，分爲若干短篇，曉示讀者；並旁及歷史、地理、社會、經濟、宗教等。文筆生動，紀述詳明；插圖數十幅，尤爲精美名貴。閱者手此一編，彷彿如身歷其境，與土人僑胞相周旋，誠不可多得之新作也。

南洋旅行漫記

梁紹文著　一元二角

本書將南洋歷史、地理、僑胞之生活狀況，以及各國殖民政府待遇僑胞之情形，詳述靡遺。並搜集各地之奇風異俗、古蹟、神話，一一詳細紀之，不僅爲南遊者所必讀，凡治史地文學等科者，亦有瀏覽之必要。

南洋

黃栩園編　三角五分

是書爲研究南洋之專著，舉凡該地開闢時之歷史、交通、要政、面積、人口、物產、金融、行政、教育、種族、風俗、以及各國殖民政策，華僑狀況，均歸納敘述，有條不紊，洵爲研究南洋地理與近代歷史之絕好參考資料。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出版

最新增訂 南京遊覽指南

陸衣言編 一冊三角

南京爲首善之區，歷朝遺跡，勝景宜人；顧幅圓遼闊，初至者每苦迷途之憾。此書歷經編者實地調查增訂，凡關於行程遊覽食宿交通，各種事業機關等，均記載極詳。

實地步行 杭州西湖遊覽指南

陸費執原輯 舒新城重編 一冊四角

此書編者最近實地調查，至爲詳確。糾正相沿錯誤甚多，可作西湖新志。凡遊覽程序，食宿指南，靡不設計精密。附有圖表卅餘幅，瞭如指掌。末附觀潮指南，莫干山指南等。

最新南京地圖

角五 幅一印彩

杭州西湖全圖

角三 幅一印彩

10129241

舒新城先生著

故鄉 一冊 八角

本書爲書信體之遊記，共分三編：㈠歸程雜拾，記由南京至湖南瀟浦的旅程；㈡故鄉瑣記，記作者家庭及其故鄉的情形；㈢資湘漫錄，記資水民船上及長沙之生活。原稿爲作者寫與其友人楫君之書信，故情詞極爲親切；其對於內地社會現象及家庭情形之描述與分析，尤爲精到。作者並在自序中說：『……這其中的瑣細與片斷，大概是現在中國農村家庭與農村社會普遍的一種現象，則此冊或亦可視爲「現代中國」之一部分的眞實史料。』故此書實爲富有歷史性的文藝作品。去年摘錄一部分發表於新中華雜誌，很受讀者歡迎。今由作者將全稿整理，並加照片五十餘張，用上等道林紙精印。凡愛好文藝以及研究中國社會問題，農村問題，家庭問題者，均不可不人手一編。

蜀遊心影 一冊 九角

是書爲書信體之遊記，計分三編：第一編寧滬途中，記由南京至重慶途中之情形；第二編滬蓉紀程，記由重慶至成都之見聞；第三編錦城雜拾，記在成都數月間之遊踪及當地之人情風俗。作者旅居成都，係在民國十三、四年之間，其時尙無公路，由重慶至成都須十餘日，且以地方不靖，循小路而行，故能深入內地，洞悉內地之眞實情形。在成都半年，遍遊該地之名勝，對於當地教育及社會情形，尤有精確之觀察。作者文筆雋逸，更善攝影，凡文字不能表達者，則以照片輔之，表現當時之社會現象，儼然如生，實爲不可多得之富於社會史料的作品。凡從事社會研究及文學研究者，均不可不讀焉。

中華民國 玖拾 壹年 捌月拾陸日贈送

中藥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七四號
文藝叢刊 四川之行（全一冊）
◎定價銀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葛綏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2430418

註冊商標

2.78
53

籍